

重刻貞觀政要序

貞觀政要者唐史臣吳兢之所輯也。兢浚儀人有良史才，用魏元忠、朱敬則薦，詔直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累遷起居郎。數上疏論事，言人之所難言，尋拜諫議大夫，復脩史，轉太子左庶子。開元十三年，元宗東封泰山，道中頗馳射為樂，兢復極諫。明年六月，大風詔群臣陳得失，兢言斥屏群小，不為慢游，出不御之女，減不急之馬，明選舉，慎刑罰，杜僥倖，存至公八事，皆當時所諱者。景龍間，所脩國史失實，兢患之，乃私述唐書、唐春秋，皆未就。至是，詔赴館撰錄，進封長垣縣男。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累遷洪州刺史，復坐累，下除舒州。天寶初入為恒王傅，卒年八十。兢嘗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許之，賴宗璟等邀礪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屢以情蘄改兢，拒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從。世比之為董狐，云其為人大畧如此。初，兢屢脩國史，見文皇之朝，君明臣忠，可取為後嗣法，乃纂是書十卷，合四十篇。上之中宗，然當復辟之初，轉移之機，間不容髮，使中宗能觀之以法，文皇則削武氏位，歸而崇恩之廟。

不復矣信任舊臣敬暉諸人不罷政事矣嚴於陰治
韋氏之禍不致蹈覆轍矣柰何視為空文而弗之講
徒使兢之孤忠遑遑焉而無所伸可勝歎哉厥後文
宗踐位始喜讀而薦行之太和初政燦然可觀雖未
能如貞觀之治亦可謂能法其祖武者矣自是以來
其書盛行于世南北刻本多有舛訛臨川戈直嘗集
諸家而校讎之然亦未能盡善昇有良士曰王敬仁
故大族也欲刊梓於家塾以傳予遂假中秘本重為
正之理有可通者因仍其舊不敢輒改夫讀其書者
不可不知其人古之道也復詳序兢之行事於首簡
云書之篇端謂兢為衛尉少卿兼脩文館學士與史
所載頗不合瀛疑神龍進書之時方改右補闕未應
升遷如此豈或他有所據耶奉議大夫國子司業金
華宗瀛謹序

政東序



吳郡盧遂良刻

寓吳郡盧遂良刻



上貞觀政要表

臣兢言臣愚比嘗見朝野士庶有論及國家政教者咸云若陛下之聖明克遵太宗之故事則不假遠求上古之術必致太宗之業故知天下蒼生所望於陛下者誠亦厚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今聖德所感可謂深矣竊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曠古而來未有如此之盛者也雖唐堯虞舜夏禹殷湯周之文武漢之文景皆所不逮也至如用賢納諫之美垂代立教之規可以弘闡大猷增崇至道者並煥乎國籍作鑒來葉微臣以早居史職莫不誠誦在心

貞觀政要序

衛尉少卿兼脩國史弘文館學士臣吳兢撰

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陽公中書令河東公以時逢聖明位居宰輔竇亮帝道弼諧王政恐一物之乖所慮四維之不張每克己勵精緬懷故實未嘗有乏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至於垂世立教之美典謨諫奏之詞可以弘闡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下才僞加甄錄體制大略咸茲成規於是綴集所聞參詳舊史撮其指要舉其宏綱詞兼質文義在懲勸人倫之紀僞矣軍國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貞觀政要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益彰矣可大之切尤著矣豈假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已哉其篇目次第列之于左

第一

論君道

論政體二

第二

論任賢三

論求諫四

第三

論君臣鑒戒六

論擇官七

第四

論太子諸王定分九

論尊敬師傅十

第五

論仁義十三

論忠義十四

論孝友十五

論公平十六

第六

論誠信十七

論謙讓十九

論儉約十八

論所好二十一

論仁惻二十

慎言語二十二

論悔過二十四

杜讒邪二十三

論奢縱二十五

論貪鄙二十六

卷七

崇儒學二十七

論文史二十八

論禮樂二十九

卷八

務農三十

論刑法三十一

論赦令三十二

辯興亡三十三

論貢賦三十四

卷九

議征伐三十五

議安邊三十六

卷十

論行幸三十七

論改獮三十八

論災詳三十九

論慎終四十

貞觀政要序并目錄終

洪武庚戌仲夏
王氏勸學堂刊

君道第一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湏先存百姓若損百姓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君安天下必湏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怨讟既作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縱逸諫議大夫魏徵對曰古者聖括之主皆近取諸身故能遠體諸物昔楚聘詹何問其理國之要詹何對以脩身之術楚王又問理國何如詹何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者陛下所明實同古義○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曰何謂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昔堯舜之世闢四門明四目

政要一

達四聰是以聖無不照故共絲之徒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則隱蔽其身捐隔蹀躞而偏信趙高及天下瀆叛不得聞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舉兵向關竟不得知也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必得通也太宗甚嘉其言○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興守成孰難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對曰天地草昧羣雄競起攻破乃降戰勝乃剋由此言之草創為難魏徵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文則難太宗曰玄齡昔後我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文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既

已往矣守文之難者當思與公等慎之○貞觀十一年特進魏
徵上疏曰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
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枝百世傳祚無窮然而
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
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彊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
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
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彊不虞
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
奇異宮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多
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
民不堪命率土分崩是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絕
為天下笑可不痛哉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
弛而更張遠肅迓安不踰於期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

八史要一

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淋媛盡侍於側矣
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
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
宇思安廩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
毀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於土
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
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締構之
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追雕墻之靡麗因其基以
廣之增其舊以飾之觸類而長不知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
聞斯為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暴與亂同道莫
可測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神怒則災害必生災害
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鮮矣順天格命
之后將隆七百之祚貽厥孫謀傳之萬葉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是月徵又上疏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者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况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慾斯亦伐根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厚有善始者寔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聖懷仁豹狝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

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擁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懲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摠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忠文武爭馳在君無事可以畫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太宗手詔荅曰省頗抗表誠極忠款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宵分非公體國情深啓沃義重豈能示以良圖匡其不及朕聞晉武帝平吳已後務在驕奢不復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謂其子劭曰吾每見主上不論經國遠圖但說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也尔身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死及孫綏果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為明於先見朕意不然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為人臣當進思竭

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所以共為治也曾位極台司名器崇重當直詞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後言進無廷諍以為明智不亦謬乎顛而不扶安用彼相公之所陳也朕聞過矣當置之几案事等韋絃冀收彼棄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良哉獨盛於往日若魚若水遂爽於當今遲復嘉謀犯而無隱朕將虛襟靜志敬佇德音○貞觀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侍中魏徵對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則可何謂為難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必懷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日陵月替以至危亡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為此也安而能懼豈不為難

政體第二

貞觀初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

政要一

四

理多斜弓雖剛勁而遺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矢多矣而猶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弓猶失之而况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貞觀元年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中書所出詔勅頗有意見不同或無錯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書門下本擬相防過誤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或有護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咸以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顏面知非正事遂即施行難違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弊此實亡國之政卿輩特須在意防也隋日內外庶官政以依違而致禍亂人多不能深思此理當時皆謂禍不及身面從背言不以為患後至大亂一起家國俱喪雖有脫身之人縱不遭刑戮皆辛苦僅免甚為時論所貶黜卿等須減私徇公堅守直道庶

事相啓沃勿上下雷同也○貞觀二年太宗問王珪曰近代君臣理國多劣於前古何也對曰古之帝王為政皆志尚清淨以百姓心為心近代則惟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以任用大臣復非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史決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儒行既虧淳風大壞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學業優長無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貞觀三年上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勅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惟覺阿旨順情唯苟過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惟署詔勅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煩簡擇以相委付自今詔勅疑有不穩便須執言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貞觀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隨文帝何如主也對曰克己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餐

而食雖性非仁明亦是勸精之主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恒恐羣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即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承順而已朕意不然以天下之廣海內之衆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而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如其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垂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因令諸司若詔勅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意○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必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今天下安危繫之於朕

故曰慎一日雖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在卿輩既義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隱儻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為治國之大害也○貞觀六年上謂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為救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於滅亡朕既在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書云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魏徵對曰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理忘亂所以不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天下內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臨深履薄國家歷數自然靈長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旨○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臣之義得不盡忠匡救乎朕嘗讀書見桀殺關

龍逢漢誅鼂錯未嘗不廢書歎息公等但能正詞直諫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顏忤旨妄有誅責朕比來臨朝斷決亦有乖於律令昔公等以為小事遂不執言凡大事皆起於小事小事不論大事又將不可救社稷傾危莫不由此隨主殘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蒼生罕聞嗟痛公等為朕思隋氏滅亡之事朕為公等思龍逢鼂錯之誅君臣保全豈不美也○貞觀七年太宗與秘書監魏徵從容論自古治政得失因曰當今天下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治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治思治則易教然則亂後易教猶飢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大亂之後將求致治寧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據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期月而可理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以為然封德彝等對曰三代之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

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說恐敗亂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治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七十餘戰其敵甚矣既勝殘之後便致太平九黎馮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理桀為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代即致太平紂為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及淳朴至今應恚為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德彞等無以難之然咸以為不可矣太宗每力行不倦數年間海內康寧突厥破滅謂羣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我既後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常為中國勦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顧謂徵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為

政史一

公所切嗟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為良工爾○貞觀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徵求無已無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亡滅此皆朕所目見故夙夜孜孜惟欲清淨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夫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盛君能清淨百姓何得不安樂乎○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或君亂於上臣理於下臣亂於下君理於上二者苟逢何者為甚特進魏徵對曰君心理則照見下非誅一勸百誰敢不畏威盡力若昏暴於上忠諫不從雖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吳不救其禍敗亡相繼太宗曰必如此齊文宣昏暴楊遵彥以正道扶之得理何也徵曰遵彥孫縫暴主救理蒼生纔得免亂亦甚危苦與人主嚴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諫皆見信用不可同年而語也○貞觀十九年太宗謂侍臣

曰朕觀古來帝王驕矜而取敗者不可勝數不能遠述古昔至如晉武平吳隋文伐陳已後心逾驕奢自矜諸己臣下不復敢言政道因茲弛素朕自平突厥破高麗已後兼并鐵勒席卷沙漠以為州縣夷狄遠服聲教益廣朕恐懷驕矜恒自抑折日盱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讜言直諫可以施於政教者當拭目以師友待之如此庶幾於時康道泰耳○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灾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帝志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飢饉尤甚一匹絹纔得一斗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自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咸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從諫如流雅好儒學孜孜求士務在擇官改革舊弊興復制度每因一事觸類為善初息隱海陵之黨同謀害太宗者數百千人事寧復引居左右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時論以為能決斷大事得帝王之體深惡官人貪濁有受枉法財者必無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贓者皆遣執奏隨其所犯寘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民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牛馬布野外戶不閉又頗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于嶺表自山東至滄海皆不齎粮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供待或數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

政要

貞觀政要卷第二

任賢第三

房玄齡齊州臨淄人也初仕隋為隰城尉坐事除名徙上郡太宗徇地渭北玄齡策杖謁於軍門太宗一見便如舊識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叅軍玄齡既喜遇知己遂罄竭心力是時賊寇每平衆人競求珍玩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與之潛相申結各致死力累授秦王府記室兼陝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玄齡在秦府十餘年恒典管記隱太子巢刺王以玄齡及杜如晦為太宗所親禮甚惡之諧之於高祖由是與如晦並遭驅斥及隱太子將有變也太宗詔玄齡如晦令衣道服潛引入閣謀議及事平太宗入春宮遷拜太子左庶子貞觀元年遷中書令三年拜尚書左僕射監脩國史封梁國公賜實封一千三百戶既任總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己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不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叙無隔卑賤十三年加太子少師玄齡自以一居端揆十有五年頻抗表辭位優詔不許十六年進拜司空仍總朝政依舊監脩國史玄齡復以年老請致仕太宗遣使謂曰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讓自知衰謝當更奏聞玄齡遂止太宗又嘗追思王業之艱難玄齡佐命之力乃作威鳳賦以自喻因賜玄齡其見稱頌如此○杜如晦京兆萬年人也武德初為秦王府兵曹叅軍俄遷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中多英俊被外遷者衆太宗患之記室房玄齡曰府寮去者雖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材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自此弥加禮重寄以心腹遂奏為府屬叅謀帷幄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為時輩所服累除天策府總事

中郎兼文學館學士隱太子之敗如晦與玄齡功居第一遷拜太子右庶子俄遷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賜實封一千三百戶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侍中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知吏部選事仍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後當時之譽時稱房杜焉○魏徵鉅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臨黃武德末為太子洗馬見太宗與隱太子陰相傾奪每勸建成早為之謀及誅隱太子太宗召徵責之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衆皆為之危懼徵慷慨自若從容對曰皇太子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為之歛容厚加禮異擢拜諫議大夫太宗數引之卧內訪以得失徵雅有經國之材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每與之言未嘗不悅徵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又勞之曰卿所諫前後二百餘事皆稱朕意非卿忠誠奉國何能若是三年累遷秘書監參預朝政深謀遠筭多所弘益太宗嘗謂

曰卿罪重於中鈞我任卿逾於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寧有似我於卿者乎六年太宗幸九成宮宴近臣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往事息隱臣見之若讎不謂今者又同此宴太宗曰魏徵往者實我所讎但其盡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慚古烈然徵犯顏切諫每不許我為非我所以重之也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太宗大悅各賜錢十五萬七年代王珪為侍中累封鄭國公尋以疾乞解所職請為散官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卿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便為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工卿雖有疾未為衰老豈得便尔耶徵乃止後復固辭聽解侍中授以特進仍知門下省事十二年以誕皇孫詔宴公卿帝極歡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

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謹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為天下所稱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庶人承乾在春宮不脩德業魏王泰寵愛日隆內外庶寮咸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如魏徵我遣傳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十七年遂授太子太師知門下事如故徵自陳有疾太宗謂曰太子宗社之本須有師傅故選中正以為輔弼知公疹病可卧護之徵乃就職尋遇疾徵宅內先無正堂太宗管小殿乃輟其材為造五日而就遣中使賜以布被素褥遂其所尚後數日薨太宗親臨慟哭贈司空謚曰文貞太宗親製碑文復自書於石特賜其家食實封九百戶太宗後嘗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因泣下久之乃詔曰昔惟魏徵每顯余過自其

正史三

三

逝也雖過莫彰朕豈獨有非於往時而皆是於茲日故亦庶幾苟順雖觸龍鱗者歟所以虛己外求披迷內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自斯已後各悉乃誠若有是非直言無隱○王珪太原祈縣人也武德中為隱太子中允甚為建成所禮後以連其陰謀事流于嶺州建成誅後太宗即位召拜諫議大夫每推誠盡節多所獻納珪嘗上封事切諫太宗謂曰卿所論朕皆中朕之失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祇為不聞己過或聞而不能改也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復聞過能改何慮社稷之不安乎太宗又嘗謂珪曰卿若常居諫官朕必永無過失顧待益厚貞觀元年遷黃門侍郎參預政事兼太子右庶子二年進拜侍中時房玄齡魏徵李靖溫彥博戴胄與珪同知國政嘗因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

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每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才無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數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理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為盡己所懷謂之確論○李靖京兆三原人也大業末為馬邑郡丞會高祖為太原留守靖觀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將詣江都至長安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尅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起義兵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太宗亦加救請高祖遂捨之武德中以平蕭銑輔公祐功歷遷揚州大都督長史太宗嗣位召拜刑部尚書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中書令三年轉兵部尚書為代州道行軍總管進擊突厥定襄城破之突厥諸部落並走磧北擒隋齊王暕之子楊政道及煬帝蕭后送于長安突利可汗來降頡利可汗僅以身遁

太宗謂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名書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尅復定襄威振北狄實古今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矣以功進封代國公此後頡利可汗大懼四年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降而內懷猶豫詔遣鴻臚卿唐儉攝戶部尚書將軍安脩仁慰諭之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乃選精騎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詔許其降使人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遂督軍疾進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騎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甚悅不虞官兵至也靖軍乘霧而行去其牙帳七里頡利始覺列兵未及成陣軍馬輒走虜衆因而潰散斬萬餘級殺其妻隋義成公主俘男女十餘萬斤土界自陰山云土于大漠遂滅其國尋獲頡利可汗於別部落餘衆悉降太宗大悅頡謂侍臣曰朕

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突厥強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頡利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稽顙恥其雪乎羣臣皆稱萬歲尋拜靖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賜實封通前五百戶又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征吐谷渾大破其國改封衛國公及靖身亡有詔許其墳塋制度依漢衛霍故事築闕象突厥內燕然山吐谷渾內磧石二山以旌殊勲○虞世南會稽餘姚人也貞觀初太宗引為上客因開文學館館中號為多士咸推世南為文學之宗授以記室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嘗命馮列女傳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暗書之無遺失貞觀七年累遷秘書監太宗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自儒懦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及高祖晏駕太宗執喪過禮哀容毀頽久替萬機文武百僚計無所出世南每入進諫太宗甚嘉納之蓋所親禮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每與虞世南商榷古今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悵誠若此朕用嘉焉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太宗嘗稱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詞藻五曰書翰及卒太宗舉哀於別次哭之甚慟喪事官給仍賜以東園秘器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懿太宗手勅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世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善必將順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二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耶未幾太宗為詩一篇追思往古理亂之道既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毀琴朕之此篇將何所示因令起居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訖焚之其悲悼也若此又令與房玄齡長孫無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烟閣○李勣曹州離狐人也本姓

徐初仕李密為左武侯大將軍密後為王世充所破擁眾歸國
勳猶據密舊境十郡之地武德二年謂長史郭孝恪曰魏公既
歸大唐今此人眾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則是利主
之敗自為己功以邀富貴是吾所恥今宜具錄州縣及軍人戶
口總啓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不亦可乎乃遣使啓
密使人初至高祖聞無表惟有啓與密甚恠之使者以勳意聞
奏高祖方大喜曰徐勳感德推功實純臣也拜黎州總管賜姓
李氏附屬籍于宗正封其父蓋為濟陰王固辭王爵乃封舒國
公授散騎常侍尋加勳右武侯大將軍及李密反叛伏誅勳發
喪行服備君臣之禮表請收葬高祖遂歸其屍於是大具威儀
三軍縞素葬於黎陽山禮成釋服而散朝野義之尋為竇建德
所攻陷於建德又自拔歸京師從太宗征王世充竇建德平之
貞觀元年拜并州都督令行禁止號為稱職突厥甚加畏憚太
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解精選賢良鎮撫邊境惟遠築長城廣
也將士以備突厥而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勳於并
州遂得突厥畏威遠遁塞垣安靜豈不勝數千里長城耶其後
并州改置大都督府又以勳為長史累封英國公在并州凡十六
年召拜兵部尚書兼知政事勳時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療之
太宗自剪鬚為其和藥勳頓首見血泣以陳謝太宗曰吾為社稷
計耳不煩深謝十七年高宗居春宮轉太子詹事加特進仍知政
事太宗又嘗宴顧勳曰朕將屬以孤幼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
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勳雪涕致辭因啞指流血俄沉醉御
服覆之其見委信如此勳每行軍用師籌筭臨敵應變動合事
機自貞觀以來討擊突厥頡利及薛延陀高麗等並大破之太
宗嘗曰李清勳二人古之韓白衛霍豈能及也○馬周博州
茌平人也貞觀五年至京師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時太宗令

百官上書言得失周為何陳便宜二十餘事令奏之事皆合旨
太宗惟其能問何荅曰此非臣所發意乃臣家客馬周也太宗即
日召之未至間凡四遣使催乃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授
監察御史累除中書舍人周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故動無
不中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時不見便思之十年歷遷中書令
兼太子左庶子周既職兼兩宮處事平允甚獲當時之譽又以
本官攝吏部尚書太宗嘗謂侍臣曰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
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多稱朕意既駕忠誠親
附於朕實藉此人共康時政

求諫第四

太宗威儀儼爾百僚進見者皆失其舉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見
人奏事必假借顏色冀聞諫諍知政教得失貞觀初嘗謂公卿
曰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

政要二

七

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也故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如
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
亦誅死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不利於人必須直言規諫○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
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朕雖不明幸
諸公數相匡救冀憑直言鯁議致天下於太平諫議大夫王珪
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故古者聖主必有爭臣七
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臣處不諱之
朝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詔令自是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
使諫官隨入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必虛己納之○貞觀二年太
宗謂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求愚隋煬帝好自
矜誇護短拒諫誠亦寔難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為深
罪昔微子佯狂自全孔子亦稱其仁及煬帝被殺世基合同死

否杜如晦對曰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仲尼稱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世基豈得以煬帝無道不納諫諍遂杜口無言偷安重位又不能解職請退則與微子佯狂而去事理不同昔晉惠帝賈后將廢愍懷太子司空張華竟不能苦爭阿意苟免趙王倫乃舉兵廢后使讓張華華曰將廢太子日非是無言當時不被納用其使曰公為三公太子無罪被廢言既不從何不引身而退華無詞以荅遂斬之夷其三族古人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故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張華既抗直不能成節遜言不足全身王臣之節固已墜矣虞世基位居宰輔在得言之地竟無一言諫爭誠亦合死太宗曰公言是也人臣必瀆忠良輔弼乃得身安國寧煬帝豈不以無忠臣身不聞過惡積禍盈滅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當臣下又無臣諫苟在阿順事皆稱美則君為暗主臣為諛臣主暗臣諛

政要二

危亡不遠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公等各宜務盡忠諫臣救朕惡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貞觀三年太宗謂司空裴寂曰比有上書奏事條數甚多朕摠黏之屋壁出入觀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寢亦望公輩用心不倦以副朕懷○貞觀五年太宗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則濫賞無功怒則濫殺無罪以是天下喪配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嘗不以此為心恒欲公等盡情極諫公等亦須受人諫語豈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護短不納若不能受諫安能諫人○貞觀六年太宗以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杜正倫秘書少監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上封事稱旨召而謂曰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君值明主便得盡誠規諫至如龍逢比干竟不免擊戮為君不易為臣極難朕又聞龍可擾而馴之然願下有逆鱗觸之則殺

人人主亦然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社稷之傾敗每思卿等此意不能暫忘故詔卿等設宴為樂仍賜帛有差太常卿韋挺常上䟽陳得失太宗賜書曰得所上意見極是謹言辭理可觀甚以為慰若齊桓之難夷吾有射鉤之罪蒲城之役勃鞞為斬袂之仇而小白不以為嚴重耳待之若舊豈非各吠其主志在無二卿之深誠見於斯矣若能克全此節則保令名如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勵終始垂範將來當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不亦美乎朕比不聞其過未覩其闕賴竭忠懼數進嘉言用沃朕懷一何可道○貞觀八年上謂侍臣曰朕每間居靜坐則自內省恒恐上不稱天心下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諫欲令耳目外通下無寃滯又比見人來奏事者多有怖懼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况欲諫諍必當畏犯龍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亦不以為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懼豈敢更言○貞觀十五年太宗問魏徵曰比來朝臣都不論事何也對曰陛下虚心採納誠宜有言然古人云未信而諫則謂之諂已信而不諫謂之尸祿但人之材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踈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採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俛仰過日太宗曰誠如卿言朕每思之臣欲進諫輒懼死亡之禍夫與赴鼎鑊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乃是極難所以禹拜昌言豈不謂此也朕今開懷抱納諫諍卿等無勞怖畏遂不極言貞觀十六年太宗謂房玄齡曰自知者明信為難矣如屬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謂己長他人不及若名工父匠商略詆訶蕪詞拙跡於是乃見由此言之人君須得匡諫之臣舉其僣過一日萬機一人聽斷雖復憂勞安能盡善常念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鏡鑑形美惡必見因舉觴賜玄齡等數人以勗之

太宗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諫舜禹十有餘人食器之間何須苦諫遂良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者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曰卿言是也朕所為事若有不當或在其漸或已將終皆宜進諫止見前史或有人臣諫事遂荅云業已為之或道業已許之竟不為停改此則危亡之禍可反手而待也

納諫第五 直諫附

貞觀初太宗與黃門侍郎王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敗籍没入宮太宗指珪曰廬江不道賤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之為是耶為非也太宗曰安有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珪對曰臣聞於管子曰齊桓公之郭國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

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如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臣竊以聖心為是也陛下若以為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大悅稱為至言遽令美人還其親族○貞觀四年詔設卒脩洛陽之乾元殿以備巡狩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曰陛下智周萬物囊括四海今之所行何往不應志之所欲何事不從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為君也藉周室之餘因六國之威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諒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弘儉約薄賦歛慎終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為先東都未有幸期即令補葺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構興設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構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傾仰豈有初則

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務成厯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勞役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盡天恩含有粗見存立飢寒猶切生計未安三五年間恐未能復柰何營未幸之都而棄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豈不知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內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草澆漓之俗為日尚淺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嘗見隋室初造此殿楹棟宏壯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採來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輻皆以生鐵為之中間若用木輪動即火出略計一柱用數十萬功則餘費又過倍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元畢工隋人解體且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殘之後役瘡痍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甚於煬

帝遠矣深願陛下思之無為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太宗謂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太宗歎曰我不思量遂至於此願謂房玄齡曰今玄素上表洛陽亦實未宜脩造後必事理湏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天尊古來不易非其忠直安能若此且衆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可賜綰五百匹魏徵歎曰張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太宗有一駿馬特愛之恒於宮中養飼無病而暴死帝怒養馬宮人將殺之皇后諫曰昔齊景公以馬死殺人晏子請數其罪云爾養馬而死爾罪一也使公以馬殺人百姓聞之必然怒吾君爾罪二也諸侯聞之必輕吾國爾罪三也公乃釋罪陛下嘗讀書見此事豈忘之耶太宗意乃解又謂房玄齡曰皇后庶事相啓沃極有利益尔○貞觀七年太宗將幸九成宮散騎常侍姚思廉進諫曰陛下高

居紫極寧濟蒼生應須以欲從人不可以人從欲然則離宮遊幸
此秦皇漢武之事固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言甚切至太宗論
之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故非情好遊幸甚嘉卿意因賜帛五十
段○李大亮貞觀初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至州境見有名鷹
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
下之意深乖昔者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書曰以卿兼
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比在州鎮聲績遠彰念
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
露腹心非常懼到覽用嘉歎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
守此誠終始若一詩云靖恭尔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尔景
福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賜卿金
壺餅金碗各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
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閑

政事

十一

宜觀典籍兼賜卿荀悅漢紀一部此書叙致簡要論議深博極
為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貞觀八年陝縣
丞皇甫德衆上書忤旨太宗以為訕謗侍中魏徵進言曰昔賈
誼當漢文帝上書忤旨云云可為痛哭者可為長歎者自古上書率
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訕謗惟陛下
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賜德衆帛二十段○貞觀
中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令人多賫金帛廕諸國市
馬魏徵諫曰今發使以立可汗為名可汗未定立即詣諸國市
馬彼必以為意在市馬不為專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其懷恩
不得立則生深怨諸蕃聞之且不重中國但使彼國安寧則諸
國之馬不求自至昔漢文帝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
凶行日五十鑿與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乎乃
償其道里所費而返之又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以馬駕

轂車劍以賜騎士今陛下凡所施為皆逸過三主之上柰何至此欲為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求市西域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可不畏蘇則之言耶太宗欣然而止○貞觀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輔上疏陳得失特賜鍾乳一劑謂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貞觀十八年上謂長孫無忌等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從一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設問不得有隱宜以次言朕過失長孫無忌唐儉等咸曰陛下聖化道致太平以臣觀之不見其失黃門侍郎劉洎對曰陛下撥亂造化實功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有人上書辭理不稱者或對面窮詰無不慚退恐非摺進言者上曰此言是也當為卿改之太宗嘗怒苑西監穆裕命於朝堂斬之時高宗為皇太子遽犯顏進諫太宗意乃解司徒長孫無忌曰自古太子之諫或承

政要 十三

聞從容而言今陛下殺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顏之諫斯誠古今未有太宗曰夫人父相與處自然染習自朕御天下虛心正且即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云亡蜀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等繼之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悅諫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諫

直諫附

貞觀二年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年十六七容色絕殊當時莫及文德皇后訪求得之請備嬪御太宗乃聘為充華詔書已出策使未發魏徵聞其已許嫁陸氏方遽進而言曰陛下為人父母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心為心故君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民無飢寒之患願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取之不疑無所顧問播之四海豈為民父母之義乎臣傳聞雖或未的然恐虧損聖德情不敢隱君舉必書

所願特笛神慮太宗聞之大驚手詔答之深自剋責遂停葉使
乃令女選舊夫左僕射房玄齡中書令溫彥博禮部尚書王珪
御史大夫韋挺等云女適陸氏無顯然之狀大禮既行不可中
止又陸氏抗表云某父康在日與鄭家選往時相贈遺資財初
無婚姻交涉親戚並云外人不知妄有此說大臣又勸進太宗
於是頗以為疑問徵曰羣臣或順旨陸氏何為過尔今疎徵曰
以臣度之其意可識將以陛下同於太上皇太宗曰何也徵曰
太上皇初平京城得辛廼儉婦稍蒙寵廼儉時為太子舍人
太上皇聞之不悅遂令東宮出為萬全縣每懷戰懼常恐不全
首領陸爽以為陛下今雖容之恐後陰加譴謫所以反覆自陳
意在於此不足為恠太宗咲曰外人意見或當如此然朕之所
言未能使人必信乃出勅曰今聞鄭氏之女先已受人禮聘前
出文書之日事不詳審此乃朕之不是亦為有司之過授充華

者宜停時莫不稱歎○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太子保傅古
難其選成王幼小以周召為保傅左右皆賢是以長仁致理太
平稱為聖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愛趙高作傳教以刑法及其
篡也誅功臣殺親戚酷烈不已於踵亦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惡
誠由近習朕弱冠交遊惟柴紹竇誕等為人既非三益及朕居
茲寶位經理天下雖不及堯舜之明庶免乎孫皓高緯之暴以
此而言復不由染何也魏徵曰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然上
智之人自無所染陛下受命自天平定寇亂救萬民之命理致
非平豈紹誕之徒能累聖德但經云鄭聲淫遠佞人近習之間
尤宜深慎太宗曰善○貞觀三年詔關中免二年租稅關東給
復一年尋有勅已役已納並遣輸了明年摠為準折給事中魏
徵上書曰臣伏見八月九日詔書率土皆給復一年老幼相歡
咸歌且舞又聞有勅丁已配役即令役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

待明年摠為準折道路之人或失所望此誠平公百姓均同已
子但下民難與圖始日用不足皆以國家追悔前言二三其德
臣竊聞之天之將輔者仁人之所助者信今陛下初膺大寶億
兆觀德始敷大號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縱
國家有倒懸之急猶必不可况以太山之安而輒行此事為陛
下為此計者於財利小益於德義大損臣誠智識淺短竊為陛
下惜之伏願少覽臣言詳擇利益冒昧之罪臣所甘心○簡黥使
右僕射封德彝等並欲中男十八已上簡黥入軍勅三四出徵
執奏以為不可德彝重奏今見簡黥使云次男內大有壯者太
宗怒乃出勅中男已上雖未十八身形壯大亦取徵又不從不
肯署勅太宗召徵及王珪作色而待之曰中男若實小自不黥
入軍若實大亦可簡取於君何難過作如此固執朕不解公意
徵正色曰臣聞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
獲獸明年無獸若次男已上盡黥入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且
比年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為其少但為禮遇失所遂使人無
闔心若多黥取人還充雜使其數雖衆終是無用若精簡壯健
過之以禮人百其勇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為君以誠信待
物欲使官人百姓並無矯偽之心自登極以來大事三數件皆
是不信復何以取信於人太宗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徵
曰陛下初即位詔書曰逋私宿債欠負官物並悉原免即令所
司列為事條秦府國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為天子國司不
為官物其餘物復何所有又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
百姓蒙恩無不歡悅更有勅旨今年白丁多以役訖若從此放
免並是虜荷國恩若已折已輸今摠納取了所免者皆以來年
為始散還之後方更徵收百姓之心不能無恠已徵得物便黥
入軍來年為始何以取信又共理所寄在於刺史縣令常年只

狻並悉委之至於簡黜即疑其詐偽望下誠信不亦難乎太宗曰我見君固執不已疑君蔽此事今論國家不信乃人情不通我不尋思過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錯失若為致理乃停中男賜徵金墀一口賜珪綃五十四匹○貞觀五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侍御史李仁叡俱以告訐譖毀數蒙引見遂任心彈射肆其欺罔今在上震怒臣下無以自安外知其不可而莫能論爭給事中魏徵正色而奏之曰權萬紀李仁叡並是小人不識大體以譖毀為是告訐為直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聘其奸計附下罔上多行無禮以取強直之名誣房玄齡斥退張亮無所肅厲徒損聖明道路之人皆興謗議臣伏度聖心必不以為謀慮深長可委以棟梁之任將以其無所避忌欲以讒厲羣臣若信其回邪猶不可以小謀大羣臣素無矯偽空使臣下離心以言其齡亮之徒猶不可得伸其枉直其餘踈

淺孰能免其數罔伏願陛下留意再思自驅使二人以來有一弘蓋臣即甘心斧鉞受不忠之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崇德豈可進奸而自損乎太宗欣然納之賜徵綃五百匹其萬紀又奸狀漸露仁叡亦解黜萬紀貶連州司馬朝廷咸相慶賀馬○貞觀六年有人告尚書右丞魏徵言其阿黨親戚太宗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驗其事乃言者不直彥博奏稱徵既為人所道雖在無私亦有可責遂令彥博謂徵曰爾諫正我數百條豈以此小事便損衆美自今已後不得有存形迹居數日太宗問徵曰昨來在外聞有何不是事徵正色曰前日令彥博宣勅語臣云因何不存形迹此言大不是臣聞君臣同契義皆一體未聞不存公道惟事形跡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國之興喪或未可知太宗矍然改容曰前發此語尋已悔之實大不是公亦不得遂懷隱避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

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太宗曰良忠有異乎徵曰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蕪獨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太宗曰君但莫違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計乃賜絹二百匹○貞觀六年匈奴克平遠夷入貢符瑞日至年穀頻登高牧等屢請封禪羣臣等又稱述功德以為時不可失天不可違今行之臣等猶謂其晚惟魏徵以為不可太宗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所隱朕功不高耶曰功高矣德未厚耶曰德厚矣華夏未理耶曰理矣年穀不登耶曰登矣然則何為不可對曰陛下功高矣民未懷惠德厚矣澤未滂流華夏安矣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而爵羅猶密積歲豐稔而倉廩尚虛此臣所以切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近喻於人有人十年長患疼痛不能任持療理且愈皮膚僅存便欲買一石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為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又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蓋之外莫不奔馳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灌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寧可引彼戎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邪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誠懼亦有興人之論太宗稱善於是乃止○貞觀七年蜀王妃父楊譽在省競婢都官郎中薛仁方苗身勘問未及子奪其子為千牛於殿廷陳訴云五品以上非反逆不合苗身以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決斷淹留歲月太宗聞之怒曰知是我親戚故作如此艱難即令杖仁方一百解所任官魏徵進曰城狐社鼠皆微物為其有所憑恃故除之猶不易况世家貴戚舊號難理漢晉已來不能禁禦武德之中以多驕縱陛下登極方始蕭條仁方既是

職司能為國家守法豈可枉加刑罰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
開萬端爭起後必悔之將無所及自古能禁斷此事惟陛下
人倫豫不虞為國常道豈可以水未橫流便欲自毀隄防臣切
思度未見其可太宗曰誠如公言向者不思然仁方輒禁不言
頗是專擅雖不合重罪宜少加懲肅乃令杖二十而赦之○貞
觀八年左僕射房玄齡右僕射高士廉於路逢少監竇德素問北
門近來更何營造德素以聞上乃謂玄齡曰君但知南衙事我
北門少有營造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
責亦不解玄齡士廉拜謝玄齡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
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且有利害役工多
少陛下所為善當助陛下成之所為不是雖營造當奏陛下罷
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玄齡等問既無罪而陛下責之玄
齡不識所守但知拜謝臣亦不解太宗深愧之○貞觀八年先
是桂州都督府李弘節以清慎著聞及身歿後其家賣珠太宗
聞之乃宣於朝曰此人生平宰相皆言其清今日既然所舉者
豈得無罪必當深理之不可捨也侍中魏徵承間言曰陛下生平
言此人濁未見受財之所今聞其賣珠將罪舉者臣不知所謂
自聖朝已來為國盡忠清貞慎守終始不渝屈突通張道源而
已通子三人來選有一匹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
及之今弘節為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歿後不言貧殘妻
子賣珠未為有罪審其清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旁責舉人雖
云疾惡不疑實亦好善不篤臣竊思度未見其可恐有識聞之
必生枉議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聞此語方知談不容易並
勿問之其屈突通張道源兒子冝各與一官○貞觀九年吐蕃
歸朝人奏稱突厥內大雪人饑羊馬並死中國人在彼者皆入
作賊人情大惡太宗謂侍臣曰觀古人君行仁義任賢良則

理行暴亂任人則敗突厥所信任者並共公等見之略無忠正可取者頡利復不憂百姓恣情所為朕以人事觀之亦何可久矣魏徵進曰昔魏文侯問李克諸侯誰先亡克曰吳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數戰數勝數勝則主驕數戰則民疲主驕民疲不亡何待頡利逢隋末中國喪亂遂恃衆內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貞觀十年越王長孫后所生太子介弟聰敏絕倫太宗特所寵異或言三品已上皆輕蔑王者意在諸侍中魏徵等以激上怒上御齊政殿引三品以上入坐定大怒作色而言曰我有一言向公等道往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時天子非天子耶往年天子兒是天子兒今日天子兒非天子兒耶我見隋家諸王達官已下皆不免被其躡頭我之兒子自不許其縱橫公等所容易豈得相共輕蔑我若縱之豈不能躡頭公等玄齡等戰慄皆拜謝徵色諫曰當今羣臣必無輕越王者然

在禮臣子一例傳稱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諸侯用之為公即是公用之為卿即是卿若下為公卿即下士於諸侯也今三品已上列為公卿並天子大臣陛下所加敬異縱其小有不是越王何得輒加折辱若國家紀綱廢壞臣所不知以當今聖明之時越王豈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擢諸王使行無禮尋以罪黜不可為法亦何足道太宗聞其言喜形於色謂羣臣曰凡人言語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當身私愛魏徵所道國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自謂理在不疑及見魏徵所論始覺大非道理為人君言何容易召玄齡等而切責之賜徵絹一千匹○貞觀十一年所司奏凌敬乞貧之狀太宗責侍中魏徵等濫進人徵曰臣等每蒙顧問常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強諫爭是其所長爰生活好經營是其所短今凌敬為人作碑文教人讀漢書因益附託回易求利與臣等所說不同陛下未用其長惟見其短

以為臣等欺罔實不敢心服太宗納之○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昨往懷州有上封事者云何為恒差山東衆丁於苑內營造即日徭役似不下隋時懷洛以東殘人不堪其命而田獵猶數驕逸之主也今者復來懷州畋獵忠諫不復至洛陽矣四時蒐田既是帝王常禮今者懷州秋豪不干於百姓凡上書諫正自有常准臣貴有詞主貴能改如斯詆毀有似呪咀侍中魏徵奏稱國家開直言之路所以上封事者尤多陛下親自披閱或冀其言可取所以僥倖之士得肆其醜臣諫其君甚須折衷從容諷諫漢元帝嘗以酎祭高廟出便門御樓舡御史大夫薛廣德當乘輿免冠曰臣從橋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以頸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元帝不悅光祿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舡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廣德言可聽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以此而言張猛可謂直臣諫君也太宗大悅○貞

政要二

九

觀十一年太宗謂魏徵曰比來所行得失政化何如往前對曰若恩威所加遠夷朝貢比於貞觀之始不可等級而言若德義潛通民心悅服比於貞觀之初相去又甚遠太宗曰遠夷來服應由德義所加往前功業何因益大徵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義為心旋以海內無虞漸加驕奢自溢所以功業雖盛終不如往初太宗又曰所行比往前何為異徵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已後見人諫悅而後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佞勉聽受而意終不平諒有難也太宗曰於何事如此對曰即位之初夔元律師死罪孫伏伽諫曰法不至死無容濫加酷罰遂賜以蘭陵公主園直錢百萬人或曰所言乃常而所賞太厚答曰我即位來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徐州司戶柳雄於隋資妄加階級人有告之者陛下令其自首不首與罪遂囚言是實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偽將處雄死罪少卿戴

賈奏法止合徒陛下曰我已與其斷當訖但當與死罪賈曰陛下既不然即付臣法司罪不合死不可酷濫陛下作色遣殺賈執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赦之乃謂法司曰但能為我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此則悅以從諫也往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有忤聖旨陛下以為訕諤臣奏稱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似訕諤于時雖從臣言賞物二十段意甚不平難於受諫也太宗曰誠如公言非公無能道此者人皆若不自覺公向未道時都自謂所行不變及見公論說過失堪驚公但存此心朕終不違公語○貞觀十二年太宗東巡狩將入洛次於顯仁宮宮苑官司多被責罰侍中魏徵進言曰陛下今幸洛州為是奮征行馭庶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郭之民未蒙德惠官司苑監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又以不為獻食此則不思止足志在奢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先命

在下多作獻食獻食不多則有威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為無限遂至滅亡此非載籍所聞陛下目所親見為其無道故天命陛下代之當戰戰慄慄每事省約參踪咸列胎訓子孫奈何今日欲在人之下陛下若以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為不足萬倍於此亦不足也太宗大驚曰非公朕不聞此言自今已後庶幾無如此事

貞觀政要卷第二



貞觀政要卷第三

史臣吳兢撰

論君臣鑒戒第六

貞觀三年上謂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亂共安危若主納忠諫臣進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來所重若君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如隋煬帝暴虐天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朕與卿等可得不慎無為後所嗤○貞觀四年上論隋日魏徵對曰臣往在隋朝曾聞有盜發煬帝令於士澄捕逐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賊者二千餘人並令同日斬決大理丞張元濟恠之試尋其狀乃有六七人盜發之日先禁他所被放纔出亦遭推勘不勝苦痛自誣行盜元濟因此更事究尋二千人內惟九人逗遛不明官人有諳識者就九人內四人非賊有司以煬帝已令斬決遂不執奏並殺之太宗曰非是煬帝無道臣下亦不盡心須相臣諫不避誅戮豈得惟行諂佞苟求悅譽君臣如此何能不敗朕賴公等共相輔佐遂令國圖空虛願公等善始克終恒如今日○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異然周則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所以能保七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罰不過二世而滅豈非為善者福祚延長為惡者降年不永朕又聞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顏閔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榮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將此事以為鑒戒常恐不逮為人所笑魏徵對曰臣聞魯哀公謂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於此者丘見桀紂之君乃忘其身願陛下每以此為慮免後人笑○貞觀十四年以高昌平召侍臣賜宴於兩儀殿謂房玄齡曰高昌若不失臣禮豈至滅亡朕平此一國甚懷危懼惟當戒驕逸以防納忠謇以自正黜邪佞用賢良不以小人之言

而議君子以此慎守庶幾於獲安也魏徵進曰臣觀古來帝王撥亂創業必自戒慎採芻蕘之議從忠讜之言天下既安則恣情肆欲甘樂諛諛惡聞正議張子房漢王計畫之臣及高祖為天子將廢嫡立庶子房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爭也終不敢復有開說况陛下功德之盛以漢祖方之彼不且準即位十有五年聖德光被今又平珍高昌屢以安危繫意方欲納用忠良開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齊桓公與管仲鮑牙牙甯戚四人飲桓公謂牙牙曰盍起為寡人壽乎牙牙捧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出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謂徵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牙牙之為人也○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首雖尊極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致理故禮云人以君為心君以人為體心壯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隳哉萬事隳哉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胷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臣相遇自古為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水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心替外竭股肱和若鹽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王遊於鳳皇之墟襍系解顧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結之豈周文之朝盡為俊乂聖明之代獨無君子哉但知與不知禮與不禮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帝功於垓下若夏桀不棄於伊尹項羽乖恩於韓信寧肯敗已成之國為滅亡之虜乎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禮記稱魯縵公問於子思曰為齋君及

服古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奮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泉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以待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納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妾死也諫不見納出亡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傳曰崔杼弑齊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為己亡非其親昵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與三踊而出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讎雖臣之事君無有二志至於去就之節當緣恩之厚薄然則為人主者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羣臣當主樞機之寄者或地鄰秦晉或業預經綸並立功皆一時之選處之衡軸為任重矣任之雖重信之未篤信之未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不興而可與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聞國家重惜功臣不念奮惡方之前聖一無所間然但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不可以為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況上啓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則君開一源下生百端之變無不亂者也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則為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為惡者實繁詩曰君子如怒亂庶端沮然則古人之震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以長奸此非堯舜之心也非禹湯之事也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孫卿子

曰君舟也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以覆舟孔子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故堯舜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國之常也為理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至治豈可得乎又政貴有恒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辜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大臣苟免則謫詐萌生謫詐萌生則矯偽成俗矯偽成俗則不可以臻至理矣又委任大臣欲其盡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則為不盡若舉得其人何嫌於故舊若舉非其任何貴於疎遠待之不盡誠信何以責其忠恕哉臣雖或有失之君亦未為得也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為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云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理矣當今羣臣之內遠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臣竊思度未見其人夫以四海之廣士庶之衆豈無一二可信者哉蓋信之則無不可信疑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且以一介庸夫結為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况君臣契合意同魚水若君為堯舜臣為稷契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能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迫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漢夫何足數太宗深嘉納之○貞觀十六年太

宗問特進魏徵曰朕克己為政仰企前烈至如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常以為稱首朕皆庶幾自勉人苦不能自見不知朕之所行何等或劣徵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則內平禍亂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諸黎元各有生業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與仁願陛下自彊不息必可致也○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草創之主至于孫多配何也司空房玄齡曰此為幼主生長深宮少居富貴未嘗識人間情偽理國安危所以為政多亂太宗曰公意推過於主朕則歸咎於臣矣功臣子弟多無才行藉祖父資蔭遂處大官德義不脩奢縱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顛而不扶豈能無亂隋煬帝錄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於高位不思報效翻行弑逆此非臣下之過歟朕發此言欲公等戒勗子弟使無愆犯即國家之慶也太宗又曰化及與玄感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孫皆反其故何也岑

文本對曰君子乃能懷德荷恩玄感化及之徒並小人也古人所以貴君子而賤小人太宗曰然○貞觀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鳥棲於林猶恐其不高復築於木杪魚藏於泉猶恐其不深復窟穴於泥下然為人所獲者皆由貪餌故也今大臣受委任居高位食厚祿皆須履忠信蹈公清則無咎悔長守富貴矣陷其刑者祇為貪冒財利與魚鳥何異哉卿等宜記此語用為鑒誡

論擇官第七

貞觀元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致理之本惟在於審量才授職務省官負故書稱任官惟賢才又云官不必備惟其人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於畫地作餅不可食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又孔子曰官事不攝焉得儉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載在經典不能具道當須更併省官負各當所任則無為而理矣卿宜詳

思此理量定庶官貞位玄齡等由是所置文武搃六百四十員
太宗從之因謂玄齡曰自此儻有樂工雜類假使術逾儕輩者
只可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與夫朝臣君子比
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諸衣冠以為耻累○貞觀二年太宗謂房
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助朕憂勞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比聞
公等聽受詞訟日有數百此則讀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賢哉
因勅尚書有細碎務皆付左右丞惟冤滯大事合聞奏者闕於
僕射○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閒事或至
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養百姓以否故於屏風上錄其姓
名坐卧恒看宦如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朕居深宮之中視
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輩實理配所繫尤須得人
貞觀二年上謂右僕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來命
卿舉賢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卿宜今朕憂勞卿既不言朕

將安寄對曰臣愚豈敢不盡情但今所見未有奇才異能上曰前
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才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豈得待夢傳
說逢呂尚然後為政乎且何代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德彝慚
赧而退○貞觀三年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吏部擇
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數年之後惡跡始彰雖加刑
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獲善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
著鄉閭州郡貢之然後入用故當時號為多士今每年選集向
數千人厚狃飾詞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銓簡之理
實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上乃將依漢時法令本州郡辟召會功
臣等將行世封其事遂止○貞觀六年上謂魏徵曰古人云王
者須為官擇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則為天下所觀出
一言則為天下所聽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
競進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戒懼故知賞罰

不可輕行用人。須慎擇徵對曰：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若知其善，然後用之。設令此人不能濟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疆幹為害，極多。但配代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俱無，始可任用。○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理天下者，以人為本。欲令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縣令既眾，不可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聖意，則陛下可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遷擢為將相者，必先試以臨民。或徒二千石，入為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獨重內臣。外刺史、縣令遂輕其選，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太宗因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簡，擇縣令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貞觀十一年，治書侍御史劉洎以為左右丞。宜特加精簡。上疏曰：臣聞尚書萬機，實為政本。伏尋此選，授任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爰至曹郎，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竊位典譏。伏見比來尚書省詔勅，稽停文案，壅滯臣誠。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應彈舉無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益為勳親。在位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僚，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囂謗。所以郎中予奪，惟事空稟。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糾彈聞奏。故事稽延，按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絲。出手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有司以案成為事，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為奉公，莫論當否。互相姑息，惟事弥縫。且選衆授能，非才莫舉。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於懿戚元勳，但宜優其禮秩。或年高及耄，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時，宜當置之。以

開逸又妨賢路殊為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倫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疏奏尋以洎為尚書左丞○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太平後有大亂大亂後必有太平承大亂之後即是太平之運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公等既不能知賢朕又不可遍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於事何如魏徵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為難自知誠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長澆競之風不可令其自舉○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惟良作弼俊又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巍魏之功周召光燠乎之美然則四岳九官五臣十亂豈惟生之

八政要三

於曩代而獨無於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雀犀象大宛之馬西旅之獒或無足也或無情也生於八荒之表塗遙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况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為與之為忠則可使同乎龍逢比干矣與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矣與之為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伯夷井齊矣然而今之羣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蓋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掩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日勉矣故說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

六正一曰萌牙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榮顯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曰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詖外貞小謹巧言令色妬善疾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搆配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邪佞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黑白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惡布於境內開於而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圓方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然則臣之情偽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為善者蒙賞為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所

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感其可得乎若賞不遺踈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為人擇官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其善循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則夙夜不怠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書奏太宗甚嘉納之○貞觀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戶部尚書房玄齡是時留守京城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云李緯大好髭鬚更無他語由是改授緯洛州刺史

論封建第八

政要三

十

貞觀元年封中書令房玄齡為邦國公工部尚書杜如晦為蔡國公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齊國公並為第一等食實封三千三百戶皇從父淮安王神通上言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竊不服太宗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若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咸懼則知賞罰不可輕行也今計勲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畫定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踪推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愛惜但以不可緣私濫與勲臣同賞矣由是諸功臣自相謂曰陛下以至公賞不私其親吾屬何可妄訴初高祖舉宗正籍弟姪再從三從童孩已上封王者數十人至是太宗謂羣臣曰自兩漢已降惟封子及兄弟其踈遠者非有大功如漢之賈澤並不得受封若一切封至多給力役乃至勞苦萬姓以

養己之親屬於是宗室先封郡王其間無功者皆降爲縣公
貞觀十一年太宗以周封子弟八百餘年秦罷諸侯二世而滅
呂后欲危劉氏終賴宗室獲安封建親賢當是子孫長久之道
乃定制以子弟荊州都督荆王元景安州都督吳王恪等二十一
人又以功臣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尚書左僕射宋州刺史
房玄齡等一十四人並爲世襲刺史禮部侍郎李百藥奏論以
駁世封事曰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
方思聞理之規以弘長世之業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曆
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
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周氏以鑿夏殷之長久尊
皇王之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幹相持故
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剪華恃
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屯麻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呼

而七廟隳圯臣以爲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册名
帝籙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勢養之資漢
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
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
讓守之亦不可焉以放勳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
之長短必在於天時政或興衰有關於人事隆周卜世三十年
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尚存斯龜鼎之祚已懸定
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反東遷避逼禋祀闕如郊畿不守此乃
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距閏餘數終百六受命之主
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誦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履
將閭子嬰之徒俱咎千乘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
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
志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

盡封諸侯王畿千里之間俱為采地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
朝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紀綱弛紊斷可知焉鑿舡求劍未
見其可膠柱成文弥多所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勤王之師白
馬素車無復藩維之援不悟望夷之釁未堪羿浞之灾高貴之
殃寧異申胥之酷此乃欽明昏亂自草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
成輿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為仇敵家殊俗國
異政強陵弱衆暴窳彊場彼此干戈侵伐狐貍之役女子盡鬻
殺陵之師隻輪不反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
規規然云嗣王要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天下宴然以治待亂
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共治之
寄刺舉分竹何世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
比神明曹元首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必急其憂與人同其
安者必拯其危豈容以為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
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籍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
其自然之崇重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離官別館切漠凌雲
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微
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乃云為己思治豈若是乎內外
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
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妻子不
之官舍班條之貴食不舉火剖符之重衣惟補葛南陽太守敝
布囊身萊蕪縣長凝塵生甑專知為利畜物何其爽歟摠而言
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
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弑君亂常干紀春秋三百年間略無
寧歲次唯咸秩遂用玉帛之君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
縱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為政
之理可以一言救焉伏惟陛下握紀御天應期啓聖救億兆之

焚溺掃氛禳於窠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設號施令妙萬物而為言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脩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已還餘風之弊未盡勦華既往至公之道斯卓况晉氏失御寓縣崩離後魏乘時華夷雜處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習文者學長短縱橫之術習武者盡于戈戰爭之心畢為狙詐之階弥長澆淳之俗開皇在運因藉外家驅御羣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明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人不見德及大業嗣立世道交喪一人一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心未康自陛下頽順聖慈嗣膺寶歷情深致理綜覈前王雖至道無名言象所絕略陳梗槩實所庶幾愛敬蒸蒸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內暨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舉以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太馬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虛心受納

不簡鄙訥無棄芻蕘帝堯之求諫也弘獎名教勸勵學徒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羣臣以宮中暑濕寢膳或乖請移御高明管一小閣遂惜家人之產竟柳子來之願不若陰陽之感以安卑陋之居頃歲霜儉普天饑饉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愍勤加賑恤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惟藜藿樂徹篋屨言必悽動貌成癯瘦公曰喜於重譯文命矜其即序陛下每見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凝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求速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跡絕遊幸每旦視朝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惟及政事更無異詞纔日具必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間弥綸天壤而淳

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永久難以卒變請待彫琢成器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况於人乎美哉斯言也中書舍人馬周又上疏曰伏見詔書令宗室勲賢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欲其胤裔承守為國無彊可使世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况下此已還而欲以父取子恐失之遠矣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逆則垂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政欲統之也則子文之理猶在政欲苗之也而繫屬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方授則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由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宜使夫得奉天恩而子孫終福祿也太宗並嘉納其言於是竟罷子弟及功臣世襲刺史也

貞觀政要卷第三

貞觀政要卷第四

史臣吳兢撰

論太子諸王定分第九

貞觀七年授吳王恪齊州都督太宗謂侍臣曰父子之情豈不欲常相見邪但家國事殊須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絕觀覩之心我百年後使其兄弟無危亡之患○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漢晉已來諸王皆為樹置失宜不預立定分以至於滅七人主孰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諸王承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惟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從而畏之也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俚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子

八政而女四

弟而已當須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賜物百段○貞觀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日特給魏王泰府料物有逾於皇太子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臣霄極甚尚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為例所以塞熾熾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禮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倖巧之徒承機而動私恩害公或至亂國伏惟陛下下切超萬古道冠百王發號施令為世作法一日萬機或未盡美臣職諫爭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為是臣聞傳曰愛子教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並不識義方之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弥望積財鐵巨萬計入警出蹕小不得意發病而

死宣帝亦驕恣淮陽王幾至於敗賴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且魏王既新出閣伏願恒存禮訓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既敦之節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獎之道德齊禮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深納其言○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家急各為我言之尚書右僕射高士廉曰養百姓最急黃門侍郎劉洎曰撫四夷急中書侍郎岑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義為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為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子孫此最當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諸弟及庶子數將四十年常憂慮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敗國家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咸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置歲久歲久則今義情深非意闕闕多由此作其府官寮勿令過四考

論尊敬師傅第十

八政要四

二

貞觀三年太子少師李綱有脚疾不堪踐履太宗賜步輿入東宮詔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大見崇重綱為太子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視膳之方理順辭直聽者志倦太子嘗商畧古來君臣必教竭忠盡節之事綱慄然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為難綱以為易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太子未嘗不聳然禮敬○貞觀六年詔曰朕比尋討經史明王聖帝曷嘗無師傅哉前所進令遂不觀三師之位意將未可何以然黃帝學太顛顓頊學祿圖堯學尹壽舜學務成昭禹學西王國湯學成子伯文王學子期武王學虢叔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譽不傳乎載籍况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聖人其無師傅安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不學則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

即著令置三師之位○貞觀八年太宗謂待臣曰上智之人自無所染但中智之人無恆從教而變况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幼小周召為保傅左右皆賢日聞雅訓足以長仁益德便為聖君秦之胡亥用趙高作傳教以刑法及其嗣位誅功臣殺宗族酷暴不已旋踵而亡故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今為太子諸王精選師傅令其式瞻禮度有所裨益公等可訪正直忠信者各舉三兩人○貞觀十一年以禮部尚書王珪兼為魏王師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古來帝子生於深宮及其成人無不驕逆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驅使甚知剛直志存忠孝選為子師卿宜語泰每對王珪如見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珪亦以師道自處時議善之也○貞觀十七年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曰三師以德道人者也若師體卑太子無所取則是詔令撰太子

八政要四

三

接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各拜每門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貞觀十八年大帝初立為皇太子尚未尊賢重道太宗又嘗令太子居寢殿之側絕不往東宮散騎常侍劉洎上書曰臣聞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斯皆屈主禮之尊申下交之義故得剪言咸薦睿問旁通不出軒庭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至若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未曾識憂懼無由曉風雅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知而開物成務終由外業匪夫崇彼千籥聽茲謠頌何以辨章庶類甄覈彞倫歷考聖賢咸資琢玉是故周儲上哲師望爽而加裕漢蓄兩人引園綺而昭德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濟興亡斯在不動于始將悔于終是以晁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獻策務知禮教竊惟皇太子王裕挺生金聲夙振明允篤誠之美孝友仁義之方皆挺自

天姿非勞審論固以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侍膳已
表於三朝藝宮論道宜弘於四術雖春秋鼎盛飭躬有漸寔恐
歲月易往直業興譏取適宴安言從此始以臣愚短幸秦侍從
思廣儲明輕願聞徹不敢曲陳故事請以聖德言之伏惟陛下
誕睿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於匡時允武允文功成於
纂祀萬方即叙九圍清晏尚曰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
振古勞睿思於當年乙夜觀書事高漢帝馬上披卷勤過魏王
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
加以暫屏機務即寓離蟲絳寶思枚天文則長河韜暎擲玉華
於仙札則派霞成彩固以鏘銖萬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
堂鍾張何借於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然靜處不尋篇
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儻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
識聽朝之際引見羣官降以溫顏詢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問

里好惡凡有巨細必開聞聽陛下自行如此今太子久入適侍不
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
則宜申貽厥蔑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睿範訓及諸君推
以良書娛之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前殿晚接賓遊訪得失
於當代閒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
逾光羣生之福也竊以良娣之選遍於中國仰惟聖旨本求典
內冀防微慎遠慮羣下所知暨乎徵簡人物則與躬納相違監
撫二周未近一士愚謂向既如彼外亦宜然者恐招物議謂陛
下重內而輕外也古之太子閑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
而處所以分別於嫌疑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以下
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暫還東朝拜謁既踈且事俯仰規諫
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宮家無因以進言雖有具察
竟將何補伏願俯循前躅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

離微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太子溫良恭儉聰明
睿哲含靈所悉臣豈不知而淺識勤勤思效愚忠者願滄溟益
潤日月增華也太宗乃令洎與岑文本馬周迺日往東宮與皇
太子談論

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

貞觀七年上謂太子左庶子于志寧杜正倫曰卿等輔導太子
常須為說百姓閒利害事朕年十八猶在人間百姓艱難無不
諳練及居帝位每商量處置時有乖踈得人諫爭方始覺悟若
無忠諫者為說何由行得好事况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都
不聞見乎且又主安危所繫不可輒為驕縱但出勅云有諫者
即斬必知天下庶士無敢更發直言故尅已勵精容納諫諍知
茅常須以此意共其談說每見有不是事宜極言切諫令有所
補益也○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則不

政要四

五

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
乎對曰不知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見其
乘馬又謂曰汝知馬乎對曰不知能代人勞苦者也以時消息
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對曰
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亦
方為人主可不畏懼見其依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汝知此樹乎
對曰不知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為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此
傳說所言可以自鑑○貞觀七年太宗謂侍中魏徵曰自古侯
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好尚驕逸多不解親君子
遠小人故尔朕所有子弟欲使見前言行其以為規範因
命徵錄古來帝王子弟成敗事名為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以賜諸
王其序曰觀其膺期受命握圖御宇咸建懿親藩屏王室布在
方策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舜舉十六族爰歷周漢以建

陳隋分裂山河大啓磐石者衆矣保人王家與時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盛衰察其興滅功名立威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因繼體之后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或設醴以求賢或吐滄而接士故甘忠言之逆耳得百姓之歡心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後暨乎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人之手不以高危為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昵近小人踈遠君子綢繆拈婦傲很明德犯義悖禮滯荒無度不遵典憲僭差越等恃一顧之權寵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勞遂有無厭之望棄忠貞之正路蹈奸宄之迷塗懷諫違卜往而不返雖梁孝齊罔之勳庸淮南河東之才俊摧摩霄之逸翮成窮輒之涸鱗棄桓文之大功就梁董之顯戮垂為明戒可不惜乎皇帝以聖拓之姿拯傾危之運耀七德以清六合揔萬國而

政要四卷

十一

朝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念華萼於棠棣寄維城於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覽載藉博求鑒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淺稽諸前訓凡為藩為翰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必在於積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己惟人所召豈徒然哉今錄自古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惡各為一篇名曰諸王善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得免乎太過從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興亡是繫可不勉與太宗覽而稱善謂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用為立身之本○貞觀十年謂荆王元景吳王恪魏王泰等曰自漢以來帝弟帝子受茅土居榮貴者甚衆惟東平及河間王家有令名得保其祿位如楚王之徒覆亡非一並為生長富貴好自驕逸所致汝輩鑒誠宜熟思之簡擇賢才為汝師友須受其諫爭勿得自專我聞以德服物信非虛說比嘗

夢中見一人云虞舜我不覺竦然敬異豈不為仰其德也向若
夢見桀紂必應斫之桀紂雖是天子今若相喚作桀紂人必大
怒顏回閔子騫郭林宗黃叔度雖是布衣今若相稱楚道類此
四賢必當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貴者惟在德行何必要論榮
貴汝等位列藩王家食實封更能克脩德行豈不具美也且君
子小人本無常行善事則為君子行惡事則為小人當須自剋
勵使善事日聞勿縱欲肆情自陷刑戮○貞觀十年太宗謂房
玄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人間皆識達情偽罕
至於敗亡逮乎繼世守成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
朕少小以來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逮至於荆
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能念此哉朕每一食便念稼穡之
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苦諸弟何能學朕乎選良佐以為
藩弼庶其習近善人得免於僇過尔○貞觀十一年太宗謂吳

人政要四卷

王恪曰父之愛子人之常情非待教訓而知也子能忠孝則善
矣若不遵誨誘忘棄禮法必自致刑戮父雖愛之將如之何昔
漢武既崩昭帝嗣位燕王旦素驕縱譎張不服霍光遣一折簡
誅之則身死國除夫為臣子不得不慎○貞觀中皇子年小者
多授以都督刺史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諫曰昔兩漢以郡國
理人除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分疆雜用周制皇唐郡縣粗依秦
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鎮扞四方聖人
造制道高前烈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師帥人仰以安得
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人合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
常為擇賢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或以人興詠生為立祠漢
宣帝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子內年齒
尚幼未堪臨人者請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
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為人審堪臨州

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能友愛子弟自茲以降以為準的封立諸王雖各有土年尚幼小者各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數十百天惟二王稍惡自餘皆冲和深粹惟陛下詳察太宗嘉納其言

論規諫太子第十二

貞觀五年李百藥為太子右庶子時太子承乾頗踴意典墳然閑燕之後嬉遊無度百藥作替道賦以諷焉其詞曰下臣則聞先聖之格言嘗覽載籍之遺則伊天地之玄造洎皇王之建國曰人紀與人綱資立言興立德履之則率性成道違之則罔念作忒望興之癢如從鈞視吉凶於糾纏至乃受圖膺籙握鏡君臨因萬物之恩化以百姓而為心傷大儀之僭運閔往古以來今盡為善於乙夜惜勤勞於寸陰故能釋增冰於渙汗變寒谷於蹕林摠人靈以胥悅極穹壤而懷音赫矣盛唐大哉靈命時惟太

八政要四

始運鍾上聖天縱皇儲固本居正機晤宏遠神姿發曠頤三善而必私祇四德而為行每茲庭而聞禮常問寢而資敬奉聖訓以周旋誕天文之明令蓮觀喬而望梓即元龜與明鏡自大道云筆札教斯起以正君臣以篤父子君臣之禮父子之親盡情義以兼極諒弘道而在人豈夏啓而周誦亦丹朱以商均既彫且琢温故知新惟忠與敬曰孝與仁則可以下光四海上燭三辰昔二王之教子燕四時以齒學將交發於中外乃先之以禮樂樂以移風易俗禮以安上化人非有悅於鍾鼓將宣志以和神寧有懷於玉帛將克己而庇身生於深宮之中處於君子后之上未深思於王業不自矜於己譽謂富貴之自然恃崇高以矜尚必恣驕很動褻禮讓輕師傳而慢禮儀狎姦盜而縱淫放前星之耀遽隱少陽之道斯諒雖天下之為家蹈夷險之非一或以才而見升或見讒而受黜之可以自省厥休各觀其得失請粗

略而陳之覲披文以相質在宗周之積德乃執契而膺期賴昌
發而作貳啓七百之鴻基逮扶蘇之副秦非有虧於聞望以長
嫡之隆重監備師於亭障始禍則金以寒離厭妖則火不炎上
既樹置之違道見宗祀之遄喪伊漢氏之長世固明兩之迹作
高惑感而寵趙以天下而為讎惠結皓而因良致羽翼於寡廓
景有慚於鄧子成從理之淫虐終生患於強吳由發怒於爭博
徹居儲兩時猶匆冲防衰年之絕議識亞夫之矜功故能恢弘
祖業紹三代之遺風據開博望其名未融哀時命之奇舛遇讒
賊於江充雖備兵以誅亂竟背義而凶終宣嗣好儒大猷行闡
嗟被尤於德教美發言於忠審始聞道於匡遠終獲矣於恭顯
太孫雜藝雖異定陶馳道不絕抑惟小善猶見重於通人當傳
芳於前典中興上嗣明章濟濟俱違時政咸通經禮極至情於
愛敬悖友子於兄弟吳是以固東海之遺堂因西周之綵體五官
在魏無聞德音茲受譏於妲己且自悅於從禽雖才高而學富
竟取累於荒淫暨貽厥於明皇構崇基於三世得秦帝之奢侈
亞漢武之才藝遂驅役於君幸臣亦無救於凋弊中撫寬愛相表
多奇重桃符而致惑納鉅鹿之明規竟能掃江表之氛穢舉要
荒而見西羈思慮東朝察其遺跡在聖德其如初實御床之可
惜悼愍懷之云癘遇烈風之吹沙盡性靈之狎藝亦自敗於凶
邪安能奉其業盛承此邦家惟聖上之慈愛訓義方於至道同
論政於漢幄脩政戒於京鄙鄙韓子之所賜重經術以為寶咨
政理之美惡亦文身之芥藻庶有擇於愚夫慙乞言於遺老致
庶績於咸寧先得人而為盛帝堯以則括垂謨文王以多士興
詠取之於正人鑒之於靈鏡量其器能審其檢行必宜度機而
分職不可違方以從政若其惑於聽受暗於知人則有道者咸
屈無用者必伸詭諛競進以求媚玩好不召而自臻直言正諫

以忠信而獲罪賣官鬻獄以貨賄而見親於是虧我王度戮我
彞倫九鼎遇奸回而遠逝萬姓望撫我而歸仁蓋造化之至育惟
人靈之為貴獄訟不理有生一死之異塗寃結不申感陰陽之和
氣士之通塞屬之以深文命之脩短懸之於酷吏是故帝堯畫
像陳邱隱之言夏禹泣辜盡立哀矜之志因取象於大壯乃峻宇
而雕墻將瑤臺以瓊室豈畫棟以虹梁或凌雲以遐觀或通天
而納涼極醉飽而刑人力命言痿蹙而受身殃是故言惜十家之
產漢帝以昭儉而垂裕雖成百里之囿周文以子來而克商彼
嘉嘉會而禮通重旨酒之為德至忘歸而受社在齊聖而溫克若
其醜營以致昏沈酒以成忒痛殷受與灌夫亦亡家而喪國是
以伊尹以酣室而作戒周公以亂邦而貽則咨幽閑之令淑寔
好速於君子辭玉輦而割愛固班姬之所恥脫簪珥而思愆亦
宣姜之為美乃有禍晉之驪姬喪周之褒姒畫娥妍於圖畫極

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示於後王麗質冶容宜永鑑於前史
復有蒐狩之禮馳射之場不節之以禮義必自致於禽荒匪外
形之疲極亦中心而發狂夫高深不懼胥靡之伎講縹為娛小
堅之事以宗社之崇重持先王之名器與鷹犬之並驅凌艱險
而逸轡馬有銜檄之理獸駭不存之地猶有覲於獲多獨無情
而內愧以小人之愚鄙忝不賞之恩榮擢無庸於草澤齒陋質
於簪纓遇大道行而兩儀泰喜元良盛而萬國貞以監撫之多
暇每講論而肅成仰惟神之敏速歎將聖之聰明自禮賢於秋
實旦歸道於春卿芳年淑景時和氣清華殿邃芳簾幃靜澹木
森芳風雲輕花飄香芳動笑日驕鸞鸞兮相哀鳴以物華之繁
靡尚絕思於將迎猶蹈道而不倦極耽翫以研精命庸才以載
筆謝摘藻於天庭異洞簫之娛侍殊飛蓋之緣情闕雅言以祛
德異報恩以輕生敢下拜而稽首願永樹於風聲奉皇靈之遐

壽冠振古於鴻名太宗見而遣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作賦述古來儲貳事以戒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為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喜始令終耳因賜廐馬一匹綵物三百段○貞觀中太子承乾數虧禮度後繼曰甚太子左庶子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是時太子右庶子孔穎達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穎達曰太子長成何宜屢得面折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爭愈切承乾令撰孝經義疏穎達又因文見意愈廣規諫之道太宗並嘉納之二人各賜帛五百匹黃金一斤以勸承乾之意○貞觀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張玄素以承乾頗以遊畋廢學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同棄然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為百姓除害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今苑內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恒終虧雅度且傳說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然則弘道在於學古

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孔穎達待講望數存顧問以補萬一仍博選有名行學士兼朝夕讀覽聖人之遺教察既行之往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不能此則盡善盡美夏啓周誦焉足言哉夫為人上者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耽惑成亂耽惑既甚忠言盡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漸虧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小善而不為故知禍福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貳當須廣樹嘉猷既有好畋之淫何以主斯也嗚慎終如始猶恐漸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承乾不納玄素又上書諫曰臣聞稱皇子入學而齒胄者欲令太子知君臣父子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四海之外者皆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覽已隆尚須學文以飾其表竊見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問釋物理覽古論今增輝睿德至如騎射畋遊酣歌妓玩苟悅耳目

終穢心神漸染既久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即亂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承乾覽書愈怒謂玄素曰庶子患風狂耶十四年太宗知玄素在東宮頗有進諫擢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時承乾嘗於宮中擊鼓聲聞于外玄素叩閤請見極言切諫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之遣戶奴伺玄素早朝陰以馬撾擊之殆至於死是時承乾好營造亭觀窮奢極侈費用日廣玄素上書諫曰臣以愚蔽竊位兩宮在臣有江海之潤於國無秋毫之益是用必竭愚誠思盡臣節者伏惟儲君之寄荷戴殊重如其積德不私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燕家國所應用物不為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內不覩賢良今言孝敬則闕侍膳問豎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學古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

之罪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日近深宮愛好者皆遊伎雜色施與者並圖畫彫鏤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宣猷禁門不異闐闐朝入暮出惡聲漸遠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脩當今善士臣每請望數召進與之談論庶廣徽猷今旨反有嫌猜謂臣妄相推引從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是招損古人云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願安居思危日慎一日書入承乾大怒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宮癢○貞觀十四年太子詹事于志寧以太子承乾廣造宮室奢侈過度耽好聲樂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陵雲槩日戎人於是致譏峻宇雕牆夏書以之作誡昔趙盾匡晉呂望師周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厚斂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使茂實播於無窮英聲被乎物聽咸著簡冊用為美談且今所居東宮隋日營建觀之者尚譏甚侈見之

者猶歎甚華何庸於此中更有備造財帛曰費土木不停役斤斧之工極磨礪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比者無復監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僭王法徃來御苑出入禁闈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手千牛既自不見直長無由得知所司何以自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昔朝歌之鄉回車者墨翟夾谷之會揮劍者孔丘先聖既以為非通賢將以為失頃聞宮內徃徃取大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慄言之者心戰徃年口勅伏請重尋聖旨殷勤明誠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時犬馬識恩木石知感臣所有管見敢不盡言但悅意取容戚孫方以疾疚犯顏逞耳春秋比之藥石伏願停工巧之作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棄羣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覽書不悅十五年承乾以務農之時召駕士等役不許分番人懷怨苦又私引突厥羣豎入宮

志寧上書諫曰上天蓋高日月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贊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臣毛畢漢盈居震取資黃綺姬旦抗法於伯禽賈生諫爭於文帝成殷勤於端士皆懼切於正人歷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儲君善則率土沾其恩惡則海內罹其禍近聞僕寺習馭駕士獸醫始自春初迄茲夏晚恒居內役不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溫清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既廢其耕獵夏又妨其播殖事垂存育恐致怨嗟儻聞天聽後悔何及又突厥哥支等咸是人面獸心近之有損於英聲晚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閣人皆驚駭豈臣愚識獨用不安殿下必煩上副至尊聖情下允黎元本望不可輕微惡而不避無容略小善而不為理敦杜漸之方須有防萌之術屏退不肖狎近賢良如此則善道日隆德音自遠承乾大怒遣刺客張師政斃干承基就舍殺之志寧是時丁母憂起復為詹事二

人潛入其第正見寢處苦廬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太宗知其
事深勉勞之

貞觀政要卷第四



貞觀政要卷第五

論仁義第十三

貞觀元年太宗曰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者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一時敗亡亦促既見前王成事之是元龜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為治望革近代之澆薄也黃門侍郎王珪對曰天下凋喪日久陛下承其餘弊弘道移風萬代之福但非賢不理惟在得人太宗曰朕思賢之情豈捨夢寐給事中杜正倫進曰世必有才隨時所用豈待夢傳說逢呂尚然後治乎太宗深納其言○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謂亂離之後風俗難移比觀百姓漸知廉恥官人奉法盜賊日稀故知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是以為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異端自然安靜公等宜共行斯事也○貞觀四年房玄齡奏言今闕武庫甲仗勝隋日遠矣太宗曰飭兵

政要五

備寇雖是要事然朕惟欲得卿等存心治道務盡忠貞使百姓安樂便是朕之甲仗隋煬帝豈無甲仗適足以致滅亡正由仁義不脩而羣下怨叛故也宜識此心當以德義相輔○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遊仁義積則物自歸之人皆知畏避灾害不知行仁義則灾害不生夫仁義之道當思之在心常令相繼若斯須懈怠去之已遠猶如飲食資身恒令腹飽乃可存其性命王珪頓首曰陛下能知此言天下幸甚

論忠義第十四

馮立武德中為東宮率甚被隱太子親遇太子之死也左右多逃散立嘆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於是率兵犯玄武門苦戰殺屯營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微以報太子矣遂解兵遁於野俄而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汝作者出兵來戰大殺傷我兵將何以逃死立飲泣而對曰立出身事主期以效命當戰之日

無所顧憚因獻欵悲不自勝太宗慰勉之授左屯衛中郎將立
謂呀親曰逢莫大之恩幸而獲免終當以死奉答未幾突厥至
便橋率數百騎與虜戰於咸陽殺獲甚衆所向皆披靡太宗聞
而嘉歎之時有齊王元吉府左府車騎謝叔方率府兵與馮立
合軍拒戰及殺敬君弘中郎將呂衡王師不振秦府官屬乃傳
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馬啼哭拜辭而遁明日出首太宗曰義
士也命釋之授左翊衛郎將○貞觀元年太宗嘗從容言及隋
亡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不懼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人亦何
以加也思廉時在洛陽因寄物三百段并遺其書曰想卿忠義
之風故有斯贈初大業末思廉為隋代王侑侍讀及義旗克京
城時代王府寮多駭散唯思廉侍王不離其側兵士將昇殿思
廉厲聲謂曰唐公舉義本匡王室 卿等不宜無禮於王衆服
其言於是稍却布列階下頌史高祖至聞而義之許其扶侑至

政要五

順陽閣下思廉泣拜而去見者咸歎曰仁者有勇此之謂乎○
貞觀二年將葬故息隱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尚書右丞魏徵與
黃門侍郎王珪請預陪送上表曰臣昔受命太上委質東宮出
入龍樓垂將一紀前宮結豐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
從夷戮負其罪戾寘錄周行徒竭生涯將何上報陛下德光四
海道寇前王陟崗有感追懷常棣明社稷之大義申骨肉之深恩
卜葬二王遠期有日臣等永惟疇昔忝曰舊臣喪君有君雖展
事君之禮宿草將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義深凡百望於
葬日送至墓所太宗義而許之於是宮府舊僚吏盡令送葬○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忠臣烈士何代無之公等知隋朝誰
為忠貞侍臣王珪曰臣聞太常丞元善達在京留守見羣賊縱
橫遂轉騎遠詣江都諫煬帝令還京師既不受其言後更涕泣
極諫煬帝怒乃遣使追兵身死瘡痍之地有武貴郎中獨孤盛

在江都宿衛宇文化及起逆盛惟一身抗拒而死太宗曰屈突
通為隋將共國家戰於潼關聞京師陷乃引兵東走義兵追及
於桃林朕遣其家人往招慰遽殺其奴又遣其子往乃云我家
隋家驅使已事兩帝今者吾死節之秋汝舊於我家為父子今
則於我家為仇讎因射之其子避走所領士卒多潰散通惟一
身向東南慟哭盡哀曰臣荷國恩任當將帥智力俱盡致此敗
亡非臣不竭誠於國言盡追兵擒之太上皇授其官每託疾固
辭此之忠節是可嘉尚因勅所司採訪大業中直諫被誅者子
孫聞奏○貞觀六年授左光祿大夫陳琳達禮部尚書因謂曰
武德中公曾進直言於太上皇明朕有克定之功不可黜退云
朕本性剛烈若有抑挫恐不勝憂憤以致疾斃之危今賞公忠
謇有此遷授琳達對曰臣以隋氏父子自相誅戮以至滅亡豈
容目覩覆車不改前轍臣所以竭誠進諫太宗曰朕知公非獨

政教五

為朕一人實為社稷之計蕭瑀貞觀中為尚書左僕射嘗因宴
集太宗謂房玄齡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我當
此日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蕭瑀不可以厚利誘
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真社稷臣也乃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版
蕩識誠臣瑀拜謝曰臣特蒙誡訓許臣以忠諫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尋進拜太子太保○貞觀十一年太宗行至漢太尉楊震
墓傷其以忠非命親為文以祭之房玄齡進曰楊震雖當天枉
數百年後方遇聖君停輿駐蹕親降神作此文可謂雖死猶生
沒而不朽不覺助伯起華賴欣躍於九泉之下矣伏讀天文且
戚且慰凡百君子焉可不勗勵名節知為善之有效○貞觀十
一年上謂侍臣曰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留其肝懿公之
臣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內懿公之肝於其腹中今覓此
人而不可得特進魏徵對曰昔豫讓為智伯報讎欲刺趙襄子

襄子執而獲之謂之曰子昔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乃委質智伯不為報讎今即為智伯報讎何也讓荅曰臣昔事范中行范中行以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在君禮之而已亦何為無人焉○貞觀十三年太宗幸蒲州因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姚君素往在大業受任河東固守忠義克終臣節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爰踐茲境追懷往事宜錫寵命以申勸獎可追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貞觀中太宗謂中書侍郎岑文本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奏言隋師入陳百司分散莫有留者唯尚書僕射素慮獨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將受隋禪羣僚表請勸進慮子國子司業承家託疾獨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今為建昌令清貞雅操寔繼先風由是合拜晉王友兼令侍讀尋授弘文館學士太宗攻遼東安市城高麗人衆皆死戰詔令高延壽惠真等降衆止其城下招之城中堅守不動每見帝幡旗必乘城鼓譟帝怒甚詔江夏王道宗築土山而攻其城竟不能剋太宗將旋師嘉安市城主堅守臣節賜絹三百疋以勵事君者也

論孝友第十五

司空房玄齡事繼母能以色養恭謹過人其母病請醫人至門必迎拜垂泣及居喪尤甚柴毀太宗命散騎常侍劉洎就加寬譬遺寢床粥食益醋○虞世南初仕隋歷起居舍人字文化及弒逆之際其兄世基時為內史侍郎將被誅世南抱持踣泣請以身代死化及竟不納世南自此哀毀骨立者數載時人稱重焉○韓王元嘉貞觀初為潞州刺史時年十五聞太妃有疾便涕泣不食及至京師發喪哀毀過禮太宗嗟其至性屢慰勉之元嘉闔門脩整有類寒素士大夫與其弟魯哀王靈夔甚相

友愛兄弟集見如布衣之禮其脩身潔已當代諸王莫能及者
○霍王元軌武德中初封為吳王貞觀七年為壽州刺史屬高
祖崩去職毀瘠過禮自後常衣布服示有終身之戚太宗常問
侍臣曰朕子弟孰賢侍中魏徵對曰臣愚暗不盡知其能唯吳
王數與臣言臣未嘗不自失上曰卿以為前代誰比徵曰經學
文雅亦漢之河間乎至如孝行乃古之曾閔也由是寵遇弥厚
因令徵女聘焉○貞觀中有突厥史行昌直玄武門食而捨肉
人問其故曰歸以奉母太宗聞而歎曰仁孝之性豈隔華夷賜
尚乘馬一疋詔令給其母肉料

論公平第十六

太宗初即位中書令房玄齡奏言秦府舊左右未得官者共怨
前宮及齊府左右處分之先己太宗曰古稱至公者蓋謂平恕
無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堯舜廢之管仲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誅

人正要五

五

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為心無私於物昔諸葛孔明小國之相
猶曰吾心如稱不能為人作輕重况我今理大國乎朕與公等
衣食出於百姓百姓人力已奉於上而上恩未被於下今所以
擇賢才者蓋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問堪否豈以新故異情凡
一面尚自相親况舊人而頓忘也才若不堪亦豈以舊人而先
用今不問其能不能而直言其怨嗟豈是至公之道耶○貞觀
元年有上封事者請秦府舊兵共授以武職進入宿衛太宗謂
曰朕以天下為家不能私於一物唯有才行是任豈以新舊為
差况古人云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汝之此意非益政理○貞
觀元年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門出
關後臨門校尉始覺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
罪當死無忌誤帶刀入徒二年罰銅二十斤太宗從之大理少
卿戴胄駭曰校尉不覺無忌帶刀入內同為誤耳夫臣子之於

尊極不得稱誤准律云供御湯藥飲食舟舩誤不如法者皆死
陛下若錄其功非憲司所決若當據法罰銅未為得中太宗曰
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無忌國之親戚更欲
撓法耶更令定議德彛執議如初太宗將從其議胄又駁奏曰
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於法當輕若論其過誤則為情一也而生
死頃殊敢以固請太宗乃免校尉之死是時朝廷盛開選舉或
有詐偽階資者太宗令其自首不首罪至于死俄有詐偽者事
洩胄據法斷流以奏之太宗曰朕初下勅不首者死今斷從流
是示天下以不信矣胄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
臣不敢虧法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胄曰法者國家
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
忿而欲殺之既知不可而寘之於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
竊為陛下惜之太宗曰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復何憂也○

貞觀二年

太宗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朕比見隋代遺老咸稱高頴善
為相者遂觀其本傳可謂公平正直尤識治體隋室安危繫其
存沒煬帝無道枉見誅夷何嘗不想見其人廢書歎歎又漢魏
已來諸葛亮為丞相亦甚平直亮嘗表廢廖立李嚴於南中立
聞亮卒泣曰吾其左袵矣嚴聞亮卒發病而死故陳壽稱亮之
為政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
必罰卿等豈可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
亦可慕宰相之賢者若如是則榮名高位可以長守玄齡對曰
臣聞理國要道實在於公平正直故尚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
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又孔子稱舉直措諸枉則民服今聖慮
所尚誠足以極政教之源盡至公之要囊括區宇化成天下太
宗曰此直朕之所懷豈有與卿等言之而不行也○長樂公主
文德皇后所生也貞觀中將出降勅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

徵奏言昔漢明帝欲封其子帝曰朕子豈得同於先帝子乎可
半楚淮陽王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天子之女為
公主既加長字良以尊於公主也情雖有殊義無等別若令公
主之禮有過長公主理恐不可實願陛下思之太宗稱善乃以
其言退而告后后歎曰嘗聞陛下敬重魏徵殊未知其故而今
聞其諫乃能以義制人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臣矣妾與陛下
結髮為夫妻曲蒙禮敬情義深重每將有言必候顏色尚不敢
輕犯威嚴况在臣下情踈禮隔故韓非謂之說難東方朔稱其
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有國有家者深所要急納
之則世治杜之則政亂誠願陛下詳之則天下幸甚因請遣中
使賫帛五百匹詣徵宅以賜之刑部尚書張亮坐謀反下獄詔
令百官議之多言亮當誅唯殿中少監李道裕奏亮反形未具
明其無罪太宗既盛怒竟殺之俄而刑部侍郎有鬪令宰相妙

人正要五

擇其人累奏不可太宗曰吾已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議張亮
云反形未具可謂公平矣當時雖不用其言至今追悔遂授道
裕刑部侍郎○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朕令孜孜求士欲專心
政道聞有好人則抽擢驅使而議者多稱彼者皆宰臣親故但
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為形迹古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
避讎而為舉得其真賢故也但能舉用得才雖是子弟及有讎
嫌不得不舉○貞觀十一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為人君者
在乎善善惡惡近君子而遠小人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
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疵政遠小人則聽不私邪小人非
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小過蓋白璧之微瑕小人小善乃
鉞刀之一割鉞刀割良工之所不稟善不足以掩眾惡也白王微瑕
善賈之所不棄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小人之小善謂之善善
君子之小過謂之惡惡此則蒿蘭同嗅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沉

江下和所以泣血者既識玉石之分又辨蒿蘭之臭善而不能
進惡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為墟史魚所以為恨者也陛下聰
明神武天姿英睿志存汎愛引納多途好善而不甚擇人疾惡
而未能逮佞又出言無隱疾惡大深聞人之善或未全信聞人
之惡以為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揚人
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矣聞善或疑則
君子之道消矣為國者急於進君子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
人道長則君臣失序上下相闕亂亡不邇將何以求治夫以善相
成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共流善惡無別以
告訐為誠直以同心為朋黨以之為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之
為誠直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臣忠所以不達
於上大臣不能辯正小臣莫之敢論近遠承風混然成俗非國
家之福非為治之道適足以長奸邪亂視聽使人君不知所信

正史卷五

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慮深絕其源則後患未之息也本行之
而未敗者由乎君有遠慮雖失之於始必得之於終故若時達
少墮往而不返雖欲悔之必無所及既事失以傳諸後嗣復何
以垂法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以古作鑒施於己者
也鑒貌在乎止水鑒己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鑒於己之行
事則貌之妍媸宛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史
不假翦莖之議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弘遠為人君可不務
乎

論誠信第十七

貞觀初有上書請去佞者太宗謂曰朕之所任皆以為賢卿知
佞者誰耶對曰臣居草澤不的知佞者請陛下佯怒以試群臣
若能不畏雷霆直言進諫則是正人順情阿肯則是佞人帝謂
封德彝曰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猶水君自為詐
欲臣下行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

詭詐深鄙其為人此豈可堪為教令謂上書人曰朕欲使大信
行於天下不欲以詐道訓俗卿言雖善朕所不取也○貞觀十
年魏徵上疏曰臣聞為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唯在於
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
國之大綱在於君臣父子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
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
而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誠在令後然則言而不行言無
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為上則敗德為
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之所不為也自王道休明十有
餘載威加海內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
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
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有漸非一朝一夕昔貞觀
之始乃聞善驚讞暨八九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
言雖或勉強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裕如謬謂之輩稍避龍鱗便
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為擅權謂忠讜者為誹謗謂之為
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為至公雖矯偽而無咎彊直者畏擅
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斧生疑投杼致惑正臣
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熒惑視聽於大道妨政損德其
在茲乎故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為此也且君子小人
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無苟免殺身以成仁
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唯利之所在危人自安夫苟在危人
則何所不至今欲將求致理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
於小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踈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
不盡踈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實興
喪之所在可不慎哉此乃孫卿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
使脩潔之士行之與汙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

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况內懷奸利承顏順旨其為禍患不亦深乎夫立直木而疑影之不直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得竭忠必在於外內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道大矣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厲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弗能下魏問倫曰鼓之畜夫問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不取穆伯曰問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問倫下之吾可以不賞之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之矣夫穆伯列國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况乎為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兩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小人絕其佞邪君子自強不息無為之治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求錫祚胤將何望哉太宗覽疏歎曰若不遇公何由得聞此說○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傳稱去食存信孔子曰人無信不立昔項羽既入咸陽已制天下向使能行漢高祖仁信誰奪邪房玄齡對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廢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紂狎侮五常而武王伐之項氏以無仁為漢高祖所奪皆誠如聖旨

貞觀政要卷第六

論儉約第十八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興造必須貴順物情
昔大禹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極廣而無怨讟者物情所欲共
衆所有故也秦始皇營建宮室而人多謗議者為徇其私欲不
與衆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遠想秦皇之事遂不復
作也又古人云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見可使心不亂固知見
可欲其心必亂矣至如雕鏤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驕奢則危
亡之期可立待也自王公已下第宅車服婚娶喪葬准品秩不
合服用者一切禁斷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簡朴衣無錦繡財帛
富饒無饑寒之弊○貞觀二年公卿奏曰依禮季夏之月可以
居臺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之上
曰朕有氣疾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昔漢文將起露臺

正殿六

而惜十家之產朕德不逮于漢帝而所費過之豈謂為人父母
之道也固請至于再三竟不許○貞觀四年上謂侍臣曰崇飾
宮宇遊賞也臺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
百姓所不欲者勞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勞弊之事誠不可施於百姓朕尊為帝王
富有四海事皆由己誠能自節若百姓不欲必能順其情也魏
徵曰陛下本憐萬姓每節己以順人臣聞以欲從人者昌以人
樂己者亡隋煬帝志在無厭雖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營造小
不稱意則有峻罰嚴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為無限遂至滅
亡此非書籍所傳亦陛下目所親見為其無道故天命陛下代
之陛下若以為是今日不啻足矣若以為不足更萬倍過此亦
不足太宗曰公所奏對甚善非公朕安得聞此言○貞觀十六
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近讀劉聰傳將為蜀后起鸛儀殿廷尉陳

元達切諫聰大怒命斬之劉后手䟽啓請釋情甚切聰怒乃解而甚愧之人之讀書欲廣聞見以自益耳朕見此事可以深戒比者欲造一殿仍構重閣今於藍田採木並已備具遠想聰事斯作遂止

論謙讓第十九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則得自尊崇無所畏懼朕則以為正合自守謙恭常懷畏懼昔舜誡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又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凡為天子若唯自尊崇不守謙恭者在身儻有不是之事誰肯犯顏諫奏朕每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懼群臣天高聽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見瞻仰何得不懼以此思之但知常謙常懼猶恐不稱天心及百姓意也魏徵曰古人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陛下守此常謙常懼之道日慎一日則宗

正史文

社永固無傾覆矣堯舜所以太平實用此法○貞觀三年太宗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孔穎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己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己之才藝雖多猶以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雖有其狀若無己之雖實其容若虛非唯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默使深不可知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莅衆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曰易云勞謙君子有終吉誠如卿所說詔賜物二百段○河間王孝恭武德初封為趙郡王累授東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孝恭既討平蕭銑輔公祐江淮及嶺南皆統攝之專制八方威名甚著累遷禮部尚書孝恭性惟退讓無驕矜自伐之色時有特進江夏王道宗尤以將略馳名兼好學敬

慕賢士動修禮讓太宗並加親待諸宗室中惟孝恭道宗莫與
為比一代宗漢云

論仁惻第二十

貞觀初上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愍隋氏末年求採
無已至於離宮別館非章御之所多聚宮人此皆竭人財力朕
所不取且灑掃之餘更何所用今將出之任求伉儷非獨以省
費息人亦各得遂其情性於是後宮及掖庭前後所出三千餘
人○貞觀二年閏中旱大饑太宗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為人
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窮聞有鬻
男女者朕甚愍之焉乃遣御史大夫杜淹巡檢出御府金贖
之還其父母○貞觀七年襄州都督張公謹卒上聞而嗟悼出
次發哀有司奏言准陰陽書云日在辰不可哭泣此亦流俗所
傳上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衷安避辰日遂泣之○貞

觀十九年太宗征高麗次定州有兵士到者帝御州城北門樓
撫慰之有從卒一人病不能進詔至床前問其所苦仍勅州縣
醫療之是以將士莫不欣然願從及大軍廻次柳城詔集前後
戰亡人骸骨設太牢致祭親臨哭之盡哀軍人無不灑泣兵士
觀祭者歸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喪天子哭之死無所恨太
宗征遼東攻白巖城右衛大將軍李思摩為流矢所中帝親為
吮血將士莫不感勵

慎所好第二十一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君猶器也人猶水也方圓在
於器不在於水故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桀紂率天下以
暴而人從之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
浮華唯好釋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頻華同泰寺親講佛經百
寮皆大冠高履乘車扈從終日談說苦空未嘗以軍國典章為

意及侯景率兵向闕尚書郎以下多不解乘馬狼狽步走死者相繼於道路武帝及簡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孝元帝在於江陵為萬紉千謹所圍帝猶講老子不輟百寮皆戎服以聽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繫庾信亦歎其如此及作哀江南賦乃云宰衡以干戈為兇賦搢紳以清談為廟略此事亦足為鑒誠朕今所好者唯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以為如鳥有翼如魚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暫無耳○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神仙本是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遂為方士所詐乃遣童男童女數千人隨其入海求仙藥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漢武帝為求神仙乃將女嫁道術之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二事神仙不煩妄求也○貞觀四年太宗曰隋煬帝性好猜防專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謂胡床為交床胡瓜為黃瓜築長城以備胡終被字文化及使令狐行達殺之又誅戮李金才及諸李殆盡卒何所益且居天下者唯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虐事不足在懷

慎言語第二十二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給事中無知起居事杜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臣職當兼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止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賜綵百段○貞觀八年上謂侍臣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談何容易凡在衆庶出一言不善則人記之成其耻累况是萬乘之主不可出言有失其所虧損至大豈同匹夫我常以此為戒隋煬帝初幸甘泉宮泉石稱意而怪無螢火勅云捉取多少於宮中照夜所司遽遣數千人採拾送五百譽於宮側小事尚爾况其大乎魏徵對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

有虧失古人以為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實如陛下所戒慎○
貞觀十六年太宗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難往復散騎常侍
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
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後思自強不可
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
群下未敢對揚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
議欲令凡蔽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
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
侯讀書輪扁竊議漢皇慕古張孺陳譏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
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
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昇平皆陛下力行
所致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舍每事敦朴
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於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

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虐說此才辯之累皎然可知伏願略茲雄
辯浩然養氣簡彼緇圖淡焉怡悅自固萬壽於南岳齊百姓於
東戶則天下幸甚皇恩斯畢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
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斯道形神心氣非
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杜讒佞第二十三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蠱賊也或
巧言令色朋黨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
以泣血銜冤故董蘭欲茂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讒人蔽之此事
著於史籍不能具道至如齊隋間讒譖事耳目所接者略與公
等言之斛律明月齊朝良將威震敵國周家每歲斷汾河水慮
齊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徵讒構伏誅周人始有吞齊之心
高頴有經國大才為隋文帝贊成霸業知國政者二十餘載天

下賴以安寧文帝唯婦言是聽特令擯斥及為煬帝所殺刑政由是衰壞又隋太子勇撫軍監國凡二十年固亦早有定分楊素欺主罔上賊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滅於天性逆亂之源自此開矣隋文既清混嫡庶竟禍及其身社稷尋亦覆敗古人云代亂則讒勝誠非妄言朕每防萌杜漸用絕讒構之端猶恐心力所不至或不能覺悟前史云猛獸處山林藜藿為之不採直臣立朝廷奸邪為之寢謀此實朕所望於群公也魏徵曰禮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云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又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為此也臣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若曲受讒譖妄害忠良必宗廟立墟市朝霜露矣願陛下深慎之○貞觀十六年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比來記我行事善惡遂良曰史官之設君舉必書善旣必書過亦無隱太宗曰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書吾惡一則鑒前代成敗事以為元龜二則進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則斥棄群小不聽讒言吾能守之終不轉也

論悔過第二十四

貞觀二年太宗謂玄齡曰為人大須學問朕往為群兒未定東西征討躬親戎事不暇讀書比來四海安靜身處殿堂不能自執書卷使人讀而聽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共在書內古人云不學牆面蒞事惟煩不徒言也却思少小時行事大覺非也○貞觀中太子承乾多不修法度魏王泰尤以才能為太宗所重特詔泰移居武德殿魏徵上疏諫曰魏王既是陛下愛子陛下須使知定分常保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也今移居此殿使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為不可雖時移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寧息既能以寵為懼伏願成人之美太宗曰幾不思量朕甚大錯悞遂遣泰歸于本第○貞

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人情之至痛者莫過乎喪親也故孔子云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也又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近代帝王遂行漢儀以日易月之制甚乖於禮典朕昨見徐幹中論復三年喪篇義理甚精審深恨不早見此書所行大既略但知自咎自責追悔何及因悲泣久之○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承意順旨甘言取容朕今欲聞己過卿等皆可直言散騎常侍劉洎對曰陛下每與公卿論事及有上書者以其不稱旨或面加詰難無不慙退恐非誘進直言之道太宗曰卿言是也朕亦悔之當為卿改之

論奢縱第二十五

貞觀二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飢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遂報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亡滅煬帝失國亦由其父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使倉庫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蓄後嗣若賢能自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貞觀九年太宗謂魏徵曰頃讀周齊史末代亡國之主為惡多相類也齊王深好奢侈所有府庫用之略盡乃至關市無不稅斂朕常謂此猶如饒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人君賦斂不已百姓既斃其君亦亡齊主即是也然天元齊主若為優劣徵對曰二主亡國雖同其行則別齊主懦弱政出多門國無綱紀遂至亡滅天元性兇而強威福在己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論之齊主為劣○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陳時政曰臣歷觀前代自夏商周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爾自魏晉已還

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終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思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且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隨時綽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復可行

正史文

正史文

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綦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急作法於理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大業初又笑周齊之

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周齊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戒也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終得粟一斗而天下怡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十餘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隨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京積布帛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即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是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強斂之竟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為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若以陛下之聖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太宗曰近令造小隨身器物不意百姓遂有嗟怨此則朕之過誤乃命停之

論貪鄙第二十六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人有明珠莫不貴重若以彈雀豈非可惜况人之性命甚於明珠見金銀錢帛不懼刑網徑即受納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彈雀何況性命之重乃以博財物邪群臣若能備盡忠直有益國利民則官爵立至若不能以此道求榮遂妄受錢物賂賄既露其身亦損實為可笑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群小踈遠忠正有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之手亦為可笑○貞觀二年前上謂侍臣曰朕嘗謂貪人不解愛財也至如內外官五品

已上祿秩優厚一年所得其數自多若受人財賄不過數萬朝彰露祿秩削奪此豈是解愛財物視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儀休性嗜魚而不受人魚其魚長存且為主貪必喪其國為臣貪必忘其身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固非謬言也昔秦惠王欲伐蜀不知其途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能便金蜀王使五丁力士挽牛入蜀道成秦師隨而伐之蜀國遂亡漢大司農田延年贓賄三十萬事覺自死如此之流何可勝記朕今以蜀王為元龜卿等亦須以延年為覆轍也○貞觀四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終日孜孜非但憂憐百姓亦欲使卿等長守富貴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嘗兢兢業業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寧自身常得驩樂古人云賢者多財損其志愚者多財生其過此言可以為深誠若徇私貪濁非止壞公法損百姓縱事未發間中心豈不恒恐懼

正安方

恐懼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豈得苟貪財物以害身命使子孫每懷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貞觀六年右衛將軍陳萬福自九成宮赴京違法取驛家錢數石太宗賜其錢令自負出以耻之○貞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諸山大銀坑採之極是利益每歲可得錢數百萬貫太宗曰朕貴為天子是事無所少乏唯須嘉言進善事有益於百姓者且國家賸得數百萬貫錢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不見卿推賢進善之事又不能按舉不法震肅權豪唯道稅鬻銀坑以為利益昔堯舜抵璧於山林投珠於淵谷由是崇名美號見稱千載後漢桓靈二帝好利賤義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將我比桓靈邪是日勅放令還第○戶部尚書戴胄卒太宗以其居宅樊陋祭享無所令有司特為之造廟○溫彥博為尚書右僕射家貧無正寢及薨殯於並室太宗聞而嗟嘆遽命所司為造當厚加賻

贈○岑文本為中書令宅卑陋無帷帳之飾有勸其營產業者
文本歎曰吾本漢南一布衣耳竟無汗馬之勞徒以文墨致位
中書令斯亦極矣荷俸祿之重為懼已多更得言產業乎言者
歎息而退○魏徵宅內先無正堂及遇疾太宗時欲造小殿而
輟其材為微營構五日而就遣中使齎素褥布被而賜之以遂
其尚○尚書左僕射杜如晦奏言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
兼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知數職以論臣等太宗謂戴胄
曰朕以至公理天下今任玄齡如晦非為勳舊以其有才行也
此人妄事毀謗止欲離間我君臣昔蜀後主昏弱齊文宣狂悖
然國析理者以任諸葛亮楊遵彥不猜之也朕今任如晦等亦
復如法於是流陳師合于嶺外○貞觀中太宗謂房玄齡杜如
晦曰朕聞自古帝王上合天心以致太平者皆股肱之力朕比
開直言之路者庶知冤屈欲聞規諫所有上封事人多告訐百

官細無可採朕歷選前王但有君疑於臣則下情不能上達欲
求盡忠極慮何可得哉而無識之人務行詭毀交亂君臣殊非
益國自今已後有上書訐人小惡者當以讒人之罪罪之○魏
徵為祕書監有告謀反太宗曰魏徵昔吾之讎止以忠於所事
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讒構竟不問徵遽斬所告者○貞觀
七年太宗幸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謁路左
盛飾廨宇修營樓雉以求媚又潛飼羊百餘口魚數千頭將饋
責戚太宗知召而數之曰朕巡省河洛經歷數州凡有所須皆
資官物卿為飼羊養魚雕飾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復行
當識朕心改舊態也以元楷在隋邪佞故太宗發此言以戒之
元楷慙懼數日不食而卒○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
云鳥棲於林猶恐其不高復巢於木魚藏於泉猶恐其不深復
穴於窟下然而為人所獲者皆由貪餌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

位食厚祿富須履忠正蹈公清則無灾害長守富貴矣古人云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為貪冒財利與夫魚鳥何
以異哉卿等宜思此語用為鑒誠

貞觀政要第六



貞觀政要卷第七

崇儒學第二十七

太宗初踐祚即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直學志給環牋晝日直宿以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討論墳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詔勳賢三品已上子孫為弘文學生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稽式舊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兩邊俎豆于成之容始備于茲矣是歲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令詣京師優以吏職布廊廟者甚衆學生通一大經已上咸得署吏於國學造舍四百間國子大學四門俊士亦增置生負其書箒各置博士學生以備衆藝自玄武門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有能通經者聽預貢舉而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長亦率子弟請入子學以百數國學之內鼓篋而升講筵者幾至萬人儒學之盛前古未

入政要下

之間也太宗又數幸國學令祭酒博士講論畢各賜以束帛學生能通經者即擢以吏職十四年詔曰梁皇侃褚仲都鳳巖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講疏宜加優賞以勸後生可訪其子孫見在者錄姓名聞奏二十一年又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有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於太學可並配享尼父廟堂其尊儒重道如此○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理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諫議大夫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漢宣帝時有詐稱衛太子聚觀者數萬人衆皆致感傳不疑漸以崩殞之事宣帝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

古義者此則固非刀筆俗吏所可比擬太宗曰信如卿言○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於祕書省考定五經及功畢復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重加詳議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皆共非之異端鋒起而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本隨方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伏太宗稱善者久之賜帛五百段加授通直散騎常侍領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太宗又以儒家多門章句繁雜詔師古與國子祭酒孔穎達等諸儒撰定五經疏義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付國學施行○太宗嘗謂中書令岑文本曰夫人雖稟定性必須博學以成其道亦猶蜃性含冰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懷火待燧動而焰發人性含靈待學成而為美是以蘇秦刺股董生垂帷不勤道藝則其名不立文本曰夫人性相近情則遷移必須以學飾情以成其性禮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所以古人勤於學問謂之懿德

政要上

二

論文史第二十八

貞觀初太宗謂監脩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錄揚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等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誡何假書之史冊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於政理者朕從與不從皆須載書○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郗崇表請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謂崇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祇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後主隋煬帝亦大有文集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湏史傾覆凡人主唯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許○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却觀所為得失以自警誡耳遂良曰今之

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美○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若有善事故不須論若有惡事亦欲以為鑒誡使得自脩改耳卿可撰錄進來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鳩斧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侍中魏徵奏曰臣聞人主位居尊極無所忌憚唯有國史用為懲惡勸善書不以實後人何觀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

論禮樂第二十九

太宗初即位謂侍臣曰准禮名終為諱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諱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詩云克昌厥後春秋時魯莊公名同十六年經云齊侯宋公同盟于幽唯近代諸帝皆妄為節制特令生避其諱理非通允宜有改張因詔曰依禮二名義不偏諱尼甫達聖非無前指近世以來曲為節制兩字兼避殷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誥今宜依據禮典務從簡約仰効先哲垂法將來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並不須避貞觀二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疏曰竊見密王元曉等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儀以

副瞻望比見帝子拜諸牀諸牀即亦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穆伏願一垂訓誡永脩彛則太宗乃詔元曉等不得答吳王恪魏王泰兄弟拜○貞觀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比聞京城士庶居父母喪者乃有信巫書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辭於平問拘忌輟哀敗俗傷風極乖人理宜令州縣教導本行善事豈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損害風俗悖亂禮經宜即禁斷仍令致拜於父母○貞觀六年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比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稱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為貴論數定約同於市買甚損風俗有紊禮經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乃詔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普責天下譜牒兼據憑史傳剪其浮

華定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為氏族志士廉等及進定氏族等第以崔幹為第一等太宗謂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官宦猶自云云大夫婚姻之際則多索財物或才識庸下而偃仰自高取鬻松楸依託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且大丈夫有能立德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稱或道義素高學藝宏博此亦足為門戶可謂天下大丈夫今崔盧之屬唯矜遠葉衣冠寧比當朝之貴公卿已下何假多輸錢物無與他氣勢向聲背實以得為榮我今定氏族者誠欲崇樹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須論數代已前止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級宜一量定用為永則遂以崔幹為第三等至十二年書成凡百卷頒天下又詔曰氏族之美寔繁於冠冕婚姻之道莫先於仁義自有魏夫御齊氏云亡市朝既遷風俗陵替燕趙古姓多失衣冠之

緒齊韓舊族或乖禮義之風名不著於州閭身未免於貧賤自號高門之胄不敦匹嫡之儀問名雖在於竊貴結縞必歸於富室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結婚姻多納貨賄有如販鬻或自貶家門受屈辱於姻婭或矜誇其舊望行無禮於舅姑積習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倫實虧名教朕夙夜兢惕憂勤政道往代蠹害咸以懲革唯此弊風未能盡變自今已後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務合典禮稱朕意焉○禮部尚書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禮有婦見舅姑之義自近代風俗弊薄公主出降此禮皆廢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親執巾行盟饋之道禮成而退太宗聞而稱善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備行此禮○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之邑芻禾百車待以客禮書坐正殿夜設庭燎

思與相見問其勞苦又漢家京城亦為諸郡立邸舍頃闡奉使至京師者皆賃房以坐與商人雜居纔得容身而已既待禮之不足必是人多怨歎豈肯竭情於共理哉乃令就京城開坊為諸州奉使各造邸第及成太宗親觀章焉○貞觀十三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准令三品以上遇親王於路不合下馬今皆違法申敬有乖朝典太宗曰卿輩欲自崇貴卑我兒子耶魏徵對曰漢魏已來親王班皆次三公以下今三品並天子六尚書九卿為諸王下馬王所不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理誠不可帝曰國家立太子者擬以為君人之脩短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耶徵又曰殷人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窺竊塞禍亂之源本為國家者所深慎之太宗遂可王珪之奏○貞觀十四年太宗謂禮官曰同襲尚有總麻之恩而嫂

并無服又舅之與姨親疎相似而服紀有殊未為得禮宜集學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是月尚書八座與禮官定議曰臣竊聞之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名是非者也非從天下非從地出在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敦睦由乎親親以近及遠親屬有等差故喪紀有降殺隨恩之薄厚皆稱情以立文原夫舅之與姨雖為同氣推之於母輕重相懸何則舅為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與焉考之經文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是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今在舅服止一時之情為姨居喪五月徇名喪實逐末棄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寔在茲乎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嫂於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禮云繼父同居則為之菴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相為服或曰同爨總麻然則繼父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

爨恩輕在乎異居固知制服雖繼於名文蓋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姪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乃愛同骨肉於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本源源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此蓋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上無括主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於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陛下以為尊卑之叙雖煩乎已備喪紀之制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詳議損益臣等奉遵明旨觸類傍求採撫群經討論傳記或抑或引兼名兼實損其有餘益其不足使無

文之禮感秩數睦之情畢舉變薄俗於既往垂薦義於將來信
六籍所不能談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
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葦服子婦舊
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同為大功九月嫂妯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
月服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舊服總麻請加與從母同
服小功五月詔從其議魏徵之詞也○貞觀十四年十二月癸
丑太宗謂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間以生日可為喜樂在朕
情翻成感思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養求不可得仲由
懷負米之恨良有以也况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
勞之辰遂為宴樂之事甚辱於禮度因而泣下○太常少卿祖孝
孫奏請所定新樂太宗曰禮樂之作是聖人象物設教以為擗
節治政善惡宣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於
樂陳將亡也為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而為伴侶曲行路聞之

莫不悲歎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由於樂太宗曰不然夫
音聲豈能感人歡者聞之則悅哀者聽之則悲悲悅在於人心非
由樂也將亡之政其人必苦然苦心所感故聞而則悲耳何有
樂聲哀悲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當為公
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書右丞魏徵對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
帛云乎式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式樂在人不由音調太宗然
之○貞觀十七年太常卿蕭瑀奏言今破陳樂舞天下之所共
傳然羨羣德之形容尚有所未盡前後之所破劉武周薛舉竇
建德王世充等臣顛圖其形狀以厲戰勝攻取之容太宗曰朕
當四方未定因為天下救焚拯溺故不獲已乃行戰伐之事所
以人鬪遂有此舞國家因茲亦制其曲雅樂之容正得陳其梗
槩若委曲為之則其狀易識朕以見在將相多有曾經受彼驅
使者既經為一日君臣今若重見其被擒獲之勢必當有所不

忍我為此等所以不為也蕭瑀謝曰此事非臣思慮所及



貞觀政要卷第七

貞觀政要卷第八

務農第三十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九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唯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也王珪曰昔秦皇漢武外則窮極兵戈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竭禍難遂興彼豈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轍殷鑒不遠陛下親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則易終之實難伏願慎終如始方盡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寧國唯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朕所以抑情損欲尅己自勵耳貞觀二年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掇數枚而祝曰人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食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

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為災○貞觀五年有司上書言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注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命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奏言准陰陽家用二月為勝太宗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德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暫失○貞觀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價率計斗直五錢其尤賤處計斗直三錢因謂侍臣曰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朕為億兆人父母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既屬豐稔若斯唯欲躬務儉約必不輒為奢侈朕常欲賜天下之人皆使富貴令省儉薄賦不奪其時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閭之間少敬長妻敬夫此則貴矣但今天下皆然朕不聽管犴不從畋獵樂在其中矣

論刑法第三十一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須務存寬簡古人云鬻棺者欲歲之疫非疾於人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劾欲成其考課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諫議大夫王珪曰但選公良直善人斷獄允當者增秩賜金即奸偽自息詔從之○太宗又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職也自今以後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九卿議之如此庶免冤濫由是至四年斷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幾致刑措○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頒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終將與人計之衆計之事必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主也自今奴告主者皆不須受盡令斬決○貞觀五年張蘊古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素

有風疾言涉妖妄詔令鞫其獄蘊古言好德癩病有徵法不當

二

坐太宗許將寬宥蘊古密報其旨仍引與博戲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斬於東市既而悔之謂房玄齡曰公等食君之祿湏憂人之憂事無巨細咸當留意今不問則不言見事都不諫爭何所輔稱如蘊古身為法官與囚博戲漏洩朕言此亦罪狀甚重若據常律未至極刑朕當時盛怒即令處置公等竟無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決之豈是道理因詔曰凡有死刑雖令即決皆湏五覆五奏自蘊古始也守文決罪或恐有寬自今以後門下省覆有據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錄奏聞蘊古初以貞觀二年自幽州總管府記室兼直中書省奏上大寶箴文義甚美可為規誡其詞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宅普天之下愛王公之上任士貢其所求具僚和其所唱是故兢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極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人至

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言而入蹕四時調其恠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成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室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念立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之貨勿聽亡國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物侈亡國之聲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授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推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云不識不知書曰無偏無黨一彼此於骨髓指好惡於心想衆弃而後加刑衆悅而後命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

數物之懸者輕重自具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鑿者妍蚩自露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冤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鞋纏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憇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為而化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人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苞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敢告前疑太宗嘉之賜帛三百段仍授以大理寺丞○貞觀五年詔曰在京諸司比來奏決死囚雖云五復一日即了都未暇審思五奏何益縱有追悔又無所及自今在京諸司奏決死囚宜三日中五復奏天下諸州三復奏

又手詔勅曰比來有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
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寃自今門下省復有據法合死而情在可
矜者宜錄狀奏聞○貞觀中鹽澤道行軍總管岷州都督高甌生
坐違李靖節度減死徙邊時有上言者曰甌生舊秦府功臣請
寬其過太宗曰甌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告靖謀逆雖是藩邸舊
勞誠不可忘然治國守法事須畫一今若赦之使開僥倖之路
且國家建義太原元從及征戰有功者甚衆若甌生獲免誰不
覬覦有功之人皆須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為此也○貞觀
十一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恤哉禮云
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
君長勞矣夫上易事則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
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
墜康哉之詠斯起當今道被華戎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
臻然言尚於簡文志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夫刑賞之
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親疎貴
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或輕重
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
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癘痕癘痕可求則刑斯濫
矣毛羽可出則賞因謬矣刑濫則小人之道長賞謬則君子之
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
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
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
風已扇夫刻薄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
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
心漢朝之刑已弊以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
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聖之聰明無幽微之不燭豈神

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為念樂其所樂
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
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張不贍或以營作差違或以物不
稱心或以人不從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實恐驕奢之攸漸是知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非徒語也且我
之時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隨氏之府
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况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
口校今日之百姓度長比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
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
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
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
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
動徭役不息至於將受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
哉鑿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鑿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
動靜必思隋氏以為殷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
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知存亡
之所在節嗜欲以待人省遊畋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
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佞倖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
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家
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
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
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帝王之大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
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
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溢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
易曰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蓋善盡美固以無得而稱焉太宗深嘉而納用○貞觀十四年戴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被御史劾奏太宗謂侍臣曰昔陶唐大聖柳下惠大賢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盜跖為巨惡夫以聖賢之訓父子兄弟之親尚不能使陶染變革去惡從善今遣刺史化被下人咸歸善道豈可得也若令緣此皆被貶降或恐逾相掩蔽罪入斯失諸州有犯十惡者刺史不須從坐但令明加糾訪科罪庶可以肅清奸惡○貞觀十六年太宗謂大理卿孫伏伽曰夫作甲者欲其堅恐人之傷作箭者欲其銳恐人不傷何則各有司存利在稱職故也朕問法官刑罰輕重每稱法網寬於往代仍恐主獄之司利在殺人危人自違以釣聲價今之所憂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務在寬平

論赦令第三十二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智者不肯為惡愚人好犯憲章凡赦宥之恩唯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九菴稜莖者傷禾稼患奸宄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又蜀先主嘗謂諸葛亮曰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每見啓告理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故諸葛亮理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數赦卒至傾敗夫謀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已來絕不赦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非常之恩彌不可數將恐愚入常冀僥倖唯欲犯法不能改過○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國家法令唯須簡約不可一罪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奸詐若欲出罪即引輕條若欲入罪即引重條數變法者實不益道理宜令審細毋使互文○貞觀十一年上謂侍臣曰詔令格

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奸詐益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言發號施令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復也又書曰慎乃出令出惟行弗惟反且漢禔日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制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長孫皇后遇疾漸危薦皇太子啓后曰醫藥備盡今尊體不瘳請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祐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為惡若行善無効何福可求赦者國之大事佛道者上每示存異方之教耳常恐為理體之弊豈以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不能依汝言也

論貢獻第三十三

貞觀二年太宗謂朝集使曰任土作貢布在前典當州所產則充庭實比聞都督刺史邀射聲多獻土所賦或嫌其不善踰境外求更相倣効遂以成俗極為勞擾宜改此弊不得更然○林

政史八

七

邑國以貞觀中貢白鸚鵡性辯惠充善應答屢有苦寒之言太宗愍之付其使令還出於林藪○貞觀十二年踈勒朱俱波甘棠遣使貢方物太宗謂群臣曰向使中國不安日南西域朝貢使亦何緣而至朕何德以堪之觀此翻懷危懼近代平一天下拓定邊方者唯秦皇漢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漢武驕奢國祚幾絕朕提三尺劍以定四海遠夷率服億兆又安自謂不減二主也然念二主末塗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懼危亡必不敢懈怠惟藉公等直言正諫以相匡弼若惟揚美隱惡共進諛言則國之危亡可立而待也○貞觀十八年太宗將伐高麗其莫離支遣使貢白金黃門侍郎褚遂良諫曰莫離支虐殺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為遼山之人報主辱之恥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之郕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置其賂

器於太廟百官象之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置諸太廟其若之何夫春秋之書百王取則若受不臣之筐篚納弒君之朝貢不以為愆何所致伐臣謂莫離支所獻自不合受太宗從之○貞觀十九年高麗王高藏及莫離支蓋蘇文遣使獻二美女太宗謂其使曰朕憫此女離其父母兄弟於本國若愛其色而傷其心我不取也並却還之本國

禁末作附

貞觀七年工部尚書段綸奏進巧人楊思齊至上令試綸遣造傀儡戲具上語綸曰所造巧匠將供國事卿令先造此物是豈百工相戒無作奇巧之意邪乃詔削綸階級並禁斷此戲○貞觀九年年上謂侍臣曰為政之要必須禁末作傳曰雕琢刻鏤傷農事纂組文彩害女工自古聖人制法莫不崇節儉革奢侈又

政要

帝王凡有興造亦須貴順物情昔大禹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極廣而無怨讟者物情所欲共衆所有故也秦始皇營建宮室而人多謗議者為徇其私不與衆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遠想秦皇之事遂復不作也古人云不作無益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至如鏤雕器物珠玉服翫若恣其驕奢則危亡可立待也自今王公已下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斷由是數十年間風俗簡朴財帛富饒無復飢寒之弊辨檢○貞觀十五年帝詔曰朕聽朝之暇觀前史每覽前賢佐時忠臣徇國何嘗不想見其人廢書歎歎至於近代以來年歲非遠然其胤緒或當見存縱未能顯加旌表無容弃之遐裔其周隋二代名臣及忠節子孫有貞觀已來犯罪配流者宜令所司具錄奏聞於是多從矜宥

論在刑法篇

貞觀初太宗從容謂侍臣曰周武平紂之亂以有天下秦皇困周之衰遂吞六國其得天下不殊祚運長短若此之相懸也尚書右僕射蕭瑀進曰紂為無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周室雖微六國無罪秦氏專任智力蚕食諸侯平定雖同人情則異太宗曰不然周既剋殷務弘仁義秦既得志專行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亦守之不同祚之脩短意在茲乎○貞觀二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十年大旱人多飢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如此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十年煬帝恃此富實所以華侈無道以致亡滅煬帝失國亦由其父允理國有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但使足備凶年此外何煩儲畜後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有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而危亡之本也○貞觀五年上謂侍臣曰天道福善禍淫事猶影響昔啓人亡國

來奔隋文帝 不恠粟帛大興士衆營衛安置乃得存立既而疆富當須子子孫孫不忘 報德纔至失脫即起兵圍煬帝於鴈門及隋國亂又恃疆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國家者身及子孫並為頽利破亡豈非背恩忘義所至也群臣咸曰誠如聖旨○貞觀元年太宗謂魏徵曰頃讀周齊史末代亡國之主為惡多相類齊主所以倉庫用之略盡乃至閉市無不稅斂常謂此輩猶如饒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人君賦斂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齊主即是也然天元齊主若為優劣徵對曰二王亡國雖同其行則別齊主懦弱政出多門國無綱紀遂至滅亡天元性凶而疆威福在己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論之齊主為劣矣

貞觀政要卷第九

議征伐第三十五

武德九年冬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以其衆二十萬至渭水便橋之北遣酋帥執失思力入朝為覲自張聲執云二可汗搃兵百萬今已至矣乃請返命太宗謂曰我與突厥自和親汝則背之我無所愧何輒將兵入我畿縣自誇疆威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彞請禮而遣之太宗曰不然今者放還必謂我懼乃遣囚之太宗曰頡利聞我國家新有內難又聞朕初即位所以率其兵衆直至此謂我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自守虜必縱兵大掠羸弱之勢在今一策朕將獨出以示輕之且耀軍容使知我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制服匈奴在茲舉矣遂單馬而進隔津與語頡利莫能測俄而六軍繼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請盟而退○貞觀初嶺南諸

政要九

州奏言高州酋帥馮盎談殿阻兵反叛詔將軍藺暮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秘書監魏徵諫曰中國初定瘡痍未復嶺表瘴癘山川阻深兵遠難繼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馮盎若反即須及中國未寧交結遠人分兵斷險要破掠山縣署置官司何因告來數年兵不出境此則反形未成無容動衆陛下既未遣使人就彼觀察即來朝謂恐不見明今若遣使分明曉諭必不勞師旅自致闕庭太宗從之嶺表悉定倖臣奏言馮盎談殿往年恒相征伐陛下發一軍使今嶺外恬然太宗曰初嶺南諸州盛言盎反朕必欲討之魏徵頻諫以為但懷之以德必不討自來既從其計遂得嶺表無事不勞而定勝於十萬之師乃賜魏徵綰五百匹○貞觀四年有司上言林邑國蠻表疏不順請發兵討擊太宗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漢光武云每一發兵不覺頭鬢為白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也符

豎自恃兵彊欲必吞晉室興兵百萬一舉而亡隋主亦欲必取高麗頻年勞後人不勝怨死於匹夫之手至如頡利往歲數來侵我國家部落疲於征役遂至滅亡朕今見此豈得輒即發兵但經歷山險土多瘴癘若我兵士疾疫雖克剪此蠻亦何所補言語之間何足介意竟不計之○貞觀五年康國請歸附上謂侍臣曰前代帝王大有務廣土地以求身後之虛名無益於身其人甚困假令於身有益於百姓有損朕必不為況求虛名而損百姓乎康國既來歸朝有急難不得不救兵行萬里得無勞於人若勞人求名非朕所欲所請歸附不須納也○貞觀十四年兵部尚書侯君集伐高昌及師次柳谷候騎云高昌王麴文泰死剋日將葬國人咸集以二千人輕騎襲之可盡得也薛萬均姜行本皆以為然君集曰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蒸行天誅乃於墟墓間以醜其葬不足稱武此非問罪之師也遂按兵以待葬畢然後進兵以平其國○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北狄代為寇亂今延陀僞獯須早為之所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選使十萬擊而虜之滌除凶醜百年無事此一策也若逐其來請與之媾朕為蒼生父母苟可利之豈惜一女北狄風俗多由內政亦既生子則我外孫不侵中國斷可知也以此而言邊境足得三十年來無事舉此二策何者為先司空房玄齡對曰遭隋室大亂之後戶口太半未復兵凶戰危聖人所慎和親之策實天下幸甚○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蓋蘇文弑其主而奪其國政誠不可忍今日國家兵力取之不難朕未能即動兵衆且令契丹韃靼擾攬之何如房玄齡曰臣聞古之列國無不彊陵弱衆暴寡今陛下撫養蒼生將士勇銳力有餘而不取之所謂止戈為武者也昔漢武帝屢伐匈奴後王三征遼左人貧國敗實此之由惟陛下詳察太宗曰善○貞觀十八年太宗

以高麗莫離交賊殺其主殘虐其下議將討之諫議大夫褚遂良進曰陛下兵機神算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克平寇難及北狄侵邊南蠻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羣臣莫不苦諫惟陛下明略獨斷卒並誅夷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皆營惑然陛下神武英聲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遼事須剋捷萬一不獲無以示威遠方必更發怒再動兵眾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太宗然之○貞觀十八年太宗將親征高麗開府儀同三司尉遲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監國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若剋勝不足為武備或不勝恐為所笑伏請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太宗雖不從其諫為識者是之○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從太宗征高麗詔道宗與李勣為前鋒及濟遼水剋蓋牟城逢賊兵大至軍中僉議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道宗曰

八政五九

三

不可賊赴急來遠兵實疲頓恃衆輕我一戰可摧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我既職在前軍當湏清道以待輿駕李勣大然其議乃率驍勇數百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勣因合擊大破之太宗至深嘉賞學道宗在陣擯足帝親為其針賜其御膳○太宗帝範曰夫兵甲者國家凶器也土地雖廣好戰則人凋邦國雖安忘戰則人殆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農隙講習威儀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勾踐執蛙卒成霸業徐偃棄武終以喪邦何也越習其威徐亡其備也孔子曰以不教人戰是謂棄之故知孤矢之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機也○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將重討高麗是時司空房玄齡寢疾增劇而謂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惟欲再討高麗方為國害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乃知而不言可謂銜恨入地遂上表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

化所覃無遠不暨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為中國患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發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今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陀鷓張尋就夷滅鉄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已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換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計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搃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掩嶺陵之枯骨比功校德萬倍前王此聖主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觀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觀風雲氣候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筭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間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箠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典墳屬意篇什筆邁鍾張詞窮

賈馬文鋒既振則官微自諧輕翰暫飛則花葩競發撫萬民以慈遇羣臣以禮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懇斯絕好生之德禁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鶴荷稻梁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尊以思摩之瘡登堂臨魏徵之極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負墳道之薪則情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為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為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基得是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者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已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鼈畜之宜從闕畧

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默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囚必令三覆
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况今兵士
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戰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
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轉車而掩泣抱
枯骨而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痛也且兵
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
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
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曰殺萬夫不足為愧今無此三條坐煩中
國內為舊主雪怨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伏
願陛下尊皇祖老子止足之戒以保萬代巍巍之名茲沛然之
恩降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舩罷
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爾爾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
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嶽謹罄殘魂餘息豫代結草之誠儻蒙錄

此哀鳴即臣死且不朽太宗見表歎曰此人危篤如此尚能憂
我國家雖諫不從終為善策○貞觀二十二年軍旅亟動宮室
互阻百姓頗有勞弊充容徐氏上疏諫曰貞觀以來二十有餘
載風調雨時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
字文之常主猶登刻王之符齊桓公小國之庸君尚塗泥金之
望陛下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聞告成之禮云亭佇
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阻爵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
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保未備聖括罕兼是知業大
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
力役兼總東有遼海六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
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之痛回風阻浪人有漂溺之
危一夫力耕年無數十之獲一舩致損則傾覆數百之糧是猶
有運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

雖除凶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習兵先哲所戒昔秦皇併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務功恃大弃德而輕邦國圖利而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務恤弊之減行役之煩增雨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遂蕪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踰時玉華創制複藉水非無構架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土力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室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則斯悅矣夫玆玩技巧為喪國之斤斧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醜毒切見服玩鮮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舜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亡國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夫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照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秘於麟閣盡探蹟於儒林千王理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迹興亡衰禍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以察無假一二月言焉唯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著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推心慎終成始削輕過以添重德擇今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泰太宗甚善其言特加優賜甚厚

議安邊第三十六

貞觀四年李靖擊突厥頡利敗之其部落多來歸降者詔議安邊之術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於河南虜之淮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令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

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故是含育之道也太宗沒之秘書監魏徵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此是上天剿絕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萬姓寃讎陛下以其為降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舊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若是故彘猛將以擊之收其河南以為郡縣陛下柰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甫通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尤不可處以河南也溫彥博曰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必養之今突厥破除餘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愍弃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宜處之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厚恩終無叛逆魏徵曰昔代有魏時胡落公居近郡郭欽江統勸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言遣

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收居內地教以禮法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單于於內郡以為漢藩翰終于二代不有叛逆太宗竟從其義自幽州至靈州置順化長四州都督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十二年太宗幸九成宮突利可汗弟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并擁突利子賀羅鶻夜犯御營事敗皆捕斬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處其部衆於中國還其舊部於河北建牙於故定襄城立李思摩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王之因謂侍臣曰中國百姓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附用求又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百甚幾失久安之道貞觀四年太宗與侍臣議安置突厥之事中書令溫彥博對曰隋文帝勞兵馬費倉庫樹立可汗令復其國後遂孤恩失信圍

煬帝於鴈門今陛下仁厚役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
酋長不相統屬力散勢分安能為害給事中杜楚客進曰北狄
人面獸心難以德懷易以威服今命其部落散處河南逼近中
華必以為患至如鴈門之役雖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無道中
國以之喪亂豈得云興復亡國以致此禍夷不亂華前哲明訓
存亡繼絕列聖通規臣恐事不師古難以長久太宗嘉其言方
務懷柔未之從也自突厥頡利破後諸部落首領來降者皆拜
將軍中即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唯拓
拔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於道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為於
事無益徒費中國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
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於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附而求永安
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
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

大政要九

八

本人逸兵強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
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鎮御藩夷州縣蕭條
戶口鮮少加因隋亂減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
微弱以來始就農畝若即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
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內是以周室愛民攘狄竟延七百之
齡秦王輕戰事胡故三十載而絕滅漢文帝養兵靜守天下安
豐孝武揚威遠畧海內虛耗雖悔輪臺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
得伊吾兼統鄯善且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
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
藩曠民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
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為藩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
突厥傾國入朝既不俘之於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
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以安之計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疋

袍一領酋帥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凶虜其衆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不納貞觀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後太宗欲以其國為州縣魏徵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王先來朝謁自後數有商胡稱其過絕貢獻加之不禮大國詔使王誅戴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撫其民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民威德被於遐外為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為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來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為安西都護府每歲調數千餘人防遏其地黃門侍郎褚遂良亦以為不可上疏曰臣聞古者拓后臨朝明王創制必先華夏而後夷狄廣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始皇遠塞中國

政安九

九

分離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每歲遣千餘人而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方外蕪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投為國生事高昌塗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去者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起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苜蓿粟而及事乎終須數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今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陛下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為立可汗吐渾遺萌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服而存之宜擇高昌可立者微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後代疏奏不納

至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州有警
急雖不足為害然豈能無憂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徵褚遂良勸
朕立麴文泰子弟依舊為國朕竟不用其計今日方自悔責昔
漢高祖遭平城之圍而賞婁敬袁紹敗於官渡而誅田豐朕恒
以此二事為誠寧得忘所言者乎

吳郡吳郡太守
吳郡太守

貞觀政要卷第九

貞觀政要卷第十

論行幸第三十七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廣造宮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
京都離宮別館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無不悉然馳道皆廣
數百步種樹以飾其傍人力不堪相聚為賊逮至末年尺土一
人非復己有以此觀之廣宮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
所聞目所見深以自戒故不敢輕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靜無有
怨叛而已○貞觀十一年太宗幸洛陽宮泛舟于積翠池顧謂
侍臣曰此宮苑臺沼是煬帝所為驅役生人窮此雕麗復不能
守此一都以萬人為慮好行幸不息人所不堪昔詩人云何日
不行何草不黃大東小東杼軸其空正謂此也遂使天下怨叛
身死國滅今其宮苑盡為我有隋氏傾覆者豈惟其君無道亦
由股肱無良如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居高官食厚祿受人

政要十

委任惟行諂佞蔽塞聰明欲令其國無危亡理不可得也司空
長孫無忌奏言隋氏之亡其君則杜塞忠讜之言臣則苟欲自
全左右有過初不糾舉寇盜滋蔓亦不實陳據此即不惟天道
實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曰朕與卿等承其餘弊惟須弘道移
風使萬代永賴矣○貞觀十三年太宗謂魏徵等曰隋煬帝承文
帝餘業海內殷阜若能常據闕中豈有傾敗遂不顧百姓行幸
無期徑徃江都不納董純崔象諫爭身戮國滅為天下笑雖復帝
祚長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禍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
長久國無危敗君有違失臣須極言朕聞卿等規諫縱不能當
時即從再三思審必擇善而用

論田獵第三十八

秘書監虞世南以太宗頗好畋獵上疏諫曰臣聞秋獮冬狩蓋
惟恒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聰覽之餘辰順天道

以殺伐將欲摧斑碎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
藪夷凶剪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
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
而行猶戒銜縻斯蓋慎防微為社稷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張
昭變色於後臣誠細微敢忘斯義且天孤星畢所殪已多須禽
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
畎澮之流袒襦徒搏任之羣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代太宗深
嘉其言○谷那律為諫議大夫嘗從太宗出獵在塗遇雨因問
曰雨衣若為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弗
數遊畋太宗嘉納賜帛五十段加以金帶○貞觀十四年太宗
幸同州沙苑親格猛獸復晨出夜還特進魏徵奏曰臣聞書美
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傳述虞箴稱夷羿以為誡昔漢文臨霸坂
欲馳下素盞攬轡曰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

測之山如有馬驚重覆陛下縱欲自輕柰高廟何孝武好格猛
獸相如進諫力稱烏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卒遇逸
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而枯木朽株盡
為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孝元郊泰時因留
射獵薩厲德奏稱竊見關東困極百姓罹災今日撞巨秦之鐘
歌鄭衛之樂士卒暴露後官勞倦欲安宗廟社稷何憑河暴虎
未之比也臣竊思此數帝心豈木石獨不好馳騁之樂而割情
屈已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為國不為身也臣伏聞車駕近出親
格猛獸晨去夜還以萬乘之尊闔行荒野踐深林涉豐草甚非
萬全之計願陛下割私情之娛罷格獸之樂上為宗廟社稷下
慰羣黎庶太宗曰昨日之事偶屬塵昏非故然也自今深用
為戒也○貞觀十四年冬十月太宗將幸櫟陽遊畋縣丞劉仁
軌以收獲未畢非人君順動之時事詣行在所上表切諫太

宗遂罷獵擢拜仁軌新安令

論災祥第三十九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比見衆議以祥瑞為美事頗有賀表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無祥瑞亦可比德於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有芝草遍街衢鳳皇栖苑囿亦何異於桀紂常聞石勒時有郡吏燃連理木煮白雉肉喫豈得稱為明主邪又隋文帝深受祥瑞遣秘書監王劭着衣冠在朝堂對考使焚香以讀皇隋感瑞經舊嘗見傳說此事實以為可笑夫為人君當須至公理天下以得萬國之歡心昔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菽糲施令人皆悅之此是大祥瑞也自此後諸州所有祥瑞並不用申奏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多大水太宗問侍臣秘書監虞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

正文十

三

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樂降服乘縵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地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出令郡國無來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亦不為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坐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朝中案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為怪耳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又山東足雨雖則其常然陰憊過以恐有冤獄宜斷省繫囚庶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唯修德可以銷變太宗以為然因遣使者賑恤饑餒申理獄訟多所原宥○貞觀八年有彗星見于南方長六尺經百餘日乃滅太宗謂侍臣曰天見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虧失是何妖也虞世南對曰昔齊景公時有彗星見公問晏子晏子對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星為公誠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三日而星沒陛下若德政不

修雖麟鳳數見終是無益但使朝無闕政百姓安樂雖有災變何損於德額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逸若能慎終如始彗星縱見未足為憂太宗曰吾之理國良無景公之過但朕年十八便為經綸王業壯翦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服海內又安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頗有自矜之意此吾之過也上天見變良為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惕而震懼魏徵進曰臣聞自古帝王未有無災變者但能修德災變自消陛下因有天變遂能誠懼反覆思量淨自剋責雖有此變必不為災也○貞觀十一年大雨穀水溢衝洛城門入洛陽宮平地五尺毀宮寺十九所漂七百餘家太宗謂侍臣曰朕之不德皇天降災將由視聽弗明刑罰失度遂使陰

陽舛謬雨水乖常矜物罪已載懷憂惕朕又何情獨甘滋味可令尚食斷肉進蔬食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中書侍郎岑文本上封事曰臣聞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今雖億兆乂安邊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紀綿遠則枝葉扶踈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壤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槁枯今日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日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憂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人以君為命故可憂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人云

拓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良為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兆為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既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願神養性省畋獵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戴橐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為國之恒道陛下所常行臣之愚昧唯願陛下思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億載之祚隨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龍蛇作孽雉雖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為福變災為祥况雨水之惠陰陽之理豈可謂天譴之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太宗深納其言

論慎終第四十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凶變必
有外擾當今遠夷率服百穀豐稔賊盜不作內外寧靜此非朕

正史十

五

一人之力實由公等共相匡輔然安不忘危理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其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魏徵對曰自古已來元首股肱不能備具或時君稱聖臣即不賢矣遇賢臣即無聖主今陛下聖明所以致理向者直有賢臣而君不思化亦無所益天下今雖太平臣等猶恐未以為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忘耳○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人君為善者多不能堅守其事漢高祖泗上一亭長耳初能拯危謀暴以成帝業然更延十數年縱逸之敗亦不可保何以知之孝惠為嫡嗣之重溫恭仁孝而高帝惑於愛姬之子欲行廢立蕭何韓信功業甚高蕭既妄繫韓亦濫黜自餘功臣黥布之輩懼而不安以至反逆君臣父子之間悖謬若此豈非難保之明驗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之事以自戒懼爾其終○貞觀九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端拱無為四夷咸服豈朕一人之所致

實賴諸公之力耳當思善始令終永固鴻業子子孫孫遞相輔翼使豐功厚利令數百年後讀我國史鴻勳茂業粲然可觀豈唯稱隆周盛漢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房玄齡因進曰陛下之志推功羣下致理昇平本關聖德臣下何力之有惟願陛下有始有卒則天下永賴太宗又曰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卒踰四十唯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舉兵年二十四遂平天下年二十九昇為天子此則武勝於古也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理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妾此又懷遠勝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業何得不善始慎終邪○貞觀十一年詔曰朕聞死者終也欲物之反真也葬者藏也欲令人之不得見也上古垂風未聞於封樹後聖貽則始備於棺槨譏僭侈者非不

愛其厚者其美儉薄者實亦貴者無意是以唐堯聖帝也禮有通樹之說秦穆明君也橐泉無立隴之處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墳延陵慈父也贏博可隱斯皆懷無窮之慮成獨決之明乃使禮於九泉非徇名於百代者洎乎闔閭禮珠玉為見雁始秦地度水銀為江海季孫擅魯欽以璫璜桓雅專榮葵以石槨莫不因多藏以速禍由有利而招尋玄廬既敷致焚如於夜臺黃腸再開同暴骸於中野詳思曩事豈不悲哉由武觀之奢侈者可以為戒節儉者可以為師矣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思化中宵戰惕難送往之典詳諸儀制失禮之禁著在刑書而動戚之家多流禍於習俗閭閻之內或侈靡為傷風以厚葬為奉終以高墳為行孝遂使衣衾棺槨極彫刻之華靈輻盟器窮金玉之飾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貧者破資產而不逮徒傷教義無益泉壤為害既深宜為懲革其王公已下爰及黎庶自今以

後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縣官明加檢察隨狀科罪
在京五品已上及勳戚家仍錄奏聞○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
臣曰朕讀書見前王善事皆力行不怠其所任用公輩數人誠
以為賢然致理比於三五之代猶為不逮何也魏徵對曰今四
夷賓服天下無事誠曠古所未有也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
欲勸精為政比迹於堯舜及其安樂也則驕奢放逸莫能終其
善人臣初見任用者皆欲臣主濟時追蹤於稷契及其富貴也
則思苟全官爵莫能盡其忠節若使君臣常無懈怠各保其終
則天下無憂不理自可超邁前古也太宗曰誠如卿言○貞觀
十三年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終儉約近歲頗好奢縱上疏諫曰
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受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
嚴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朴淳樸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
良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帛

而賤珍竒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
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已逆
所為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
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所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
弱冠大極橫流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
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遠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
則堯舜未為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
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不渝一言興邦斯
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以來稍乖曩志敦朴之理
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靜
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趨於上聖論事
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括漢文薛千里之
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竒於域外取怪

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其無畏故書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之如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已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逞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之哉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策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者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迹歲改驕侈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或時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

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踈斥小人也今則不然輕襲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間而自踈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踈遠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弟育於國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朴還淳頃年以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玩之作無時而至上好奢靡而墮下敷朴末作滋興而求農人黽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恐其不及近歲以來由心好惡或衆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弃之或積年信而任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

不應頓失於一朝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
佞以為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
日踈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
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欲內除畢弋之
物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
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
時教習之處道路遙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為歡莫慮
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
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之待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
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已
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
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
之略莫能申其忠欵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

政要十

九

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四者
前王所以致福通賢以為深誠陛下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已
從人恒若不足頃年已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
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皆取遂意縱或抑
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
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又安四夷欵服仍
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踈遠
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
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為
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
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携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户逃亡
一人怨苦此誠由識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已
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

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送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為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覺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踰於可封苾粟同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凶醜作孽忽近起於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誠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誠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臣誠愚鄙不達事機略舉

政要十

十

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聽伏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叅以芻蕘之議冀千慮一得袞職有補則死日生年甘從斧鉞疏奏太宗謂徵曰人臣事主順旨甚易忤情尤難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論思獻納朕今聞過能改庶幾克終善事若違此言更何顏與公相見復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覆研尋深覺詞強理直遂列為屏障朝夕瞻仰又錄付史司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乃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疋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國據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實可為誡公等宜念公忘私則榮名高位可以克終其美魏徵對曰臣聞之戰勝易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既彰德教復洽恒以此為政宗社無由傾敗矣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魏徵曰觀近古帝王有傳位十代者有一代兩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懷憂

懼或恐撫養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過度然不自知御可為朕言之當以為楷則徵對曰嗜欲喜怒之情賢愚所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聖德玄遠居安思危伏願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終之美則萬代永賴



